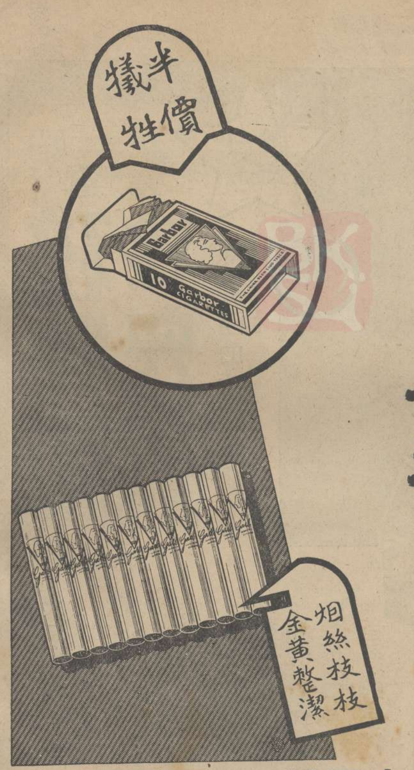


22　二週年十月特大號


白嫩
除斑
粉質
孩兒面
精裝
孩兒面軟霜
上海中法藥房發行
粉質雪花
堪以代粉
軟性雪花
堪為粉底
淡裝濃抹
一樣傾城
如姊妹花
到處歡迎
化裝品中
首席明星
精裝孩兒面之瓶盒圖樣



嘉寶牌香烟

科學監製
香味和潤

中國福新烟公司出品

王介若

我人將以戰爭對付戰爭

——意相墨索里尼在十月三日進攻阿國土地以前告其人民書中之一句——

時代速電

今年九一八我們的文豪也有在內山書店裏談笑聯歡者，大學人物也有在虹口Lion Cafe內擁抱日本娘跳舞者，很足以表揚文化提攜的精神；同時上海的銀行巨子及五金鐵業的豪商也都紛紛組織赴東考察團，很能幹出經濟提攜的實際。誰說中國民族不偉大？（阿王）

●

意國遠征軍軍歌中有一句：『劉阿王的鬍子，擦我們的靴子。』聞此係出諸中國老牌幽默家王无能之手云。（謨子）

●

最近閻錫山主張什麼『土地村有』似乎是違反三民主義的，但未見有人出來彈劾，也算怪事。至少那模範軍閥也應受內政部所規定的圖書雜誌的取締標準第五項——『反對本黨主義政綱，政策，及決議者』的裁制，而取消其發言權。（和尚）

●

野心家費了一『地中海』的墨水去宣傳的而我們又亟亟眼將穿的意阿戰爭終於出演了。茲據天國來電，雙方均求我主耶穌保佑，上帝大人，未免覺得左右爲難。（小伯）

●

行政院據中國保護動物會理事長葉恭綽電，以十月四日爲世界動物節，懇通令全國，於是日免屠各種動物一天，已由院令內政部轉飭全國各級政府遵行。不知是日應執行死刑之犯人，亦能蒙同樣恩典，多活一天否？（迭）

●

萬芳園在卡爾登和融光兩戲院表演流線型的歌舞，天天客滿。經濟學家以及張三李四因此都說，這是滬市不景氣的鐵證。（蘭）

●

在此國家將興的尊孔時代，忽然有人發現吾至聖夫子先生大人閣下同志的頭顱，早已被周元王從墓中掘出，加以雕琢，製爲飲器；而現在此器又落在倫敦古物收藏家溪尼手中的驚人消息。恭爲至聖的後裔們欲哭則未免太幽默，尊孔諸公欲笑，也未見得不幽默。（慶）

●

報載上海市閘北慶揚路三十六號之居民畢安源，金氏二人被警所拘逮押禁，二人被拘後以屋內無人看守，致被施小西子及畢少艮等，雇搬場汽車將傢像搬運而去，餘下之另星雜物則悉遭搗毀。公安局只知拘人而不顧被拘者家中財產之安全，殊非維持公安之道也。（迭）

●

上海市新聞公安分局局長阮開基，近以身弱不勝繁劇，呈請辭職，並以諸同志，各父老，召開聯席會議，公推代表慰問，故在報端登載啓事，其文中有句云：『……開基身爲黨員早已犧牲黨國……』讀之不覺駭然。（迭）

●

勤奮體育月刊徵求『我國應採取何種體育運動爲國民遊戲』，聞現已收的答案大都贊成法國褚博士所提倡的消毒化氣的太極拳球云。（王先生）

普天同慶

雷迅作

●

據新聞界中人確報，現有二萬萬九千餘萬的男女同胞，本體育救國之主旨，擬擴大請願，要求中央另設體育部，並擬公舉褚民誼爲當然部長。（漢流）

●

有人問吳稚暉對華北外交作何見解，吳家公公答道：『此等重要問題，惟智識高超之人，始能解答，吾則殊無意見發表。』爲政者如此口吻，所以幽默雜誌的銷路一天擴大一天，所以天下得以太平。（老癡）

●

林主席擬在南京紫金山上劃地百餘畝，並醵資二十五萬，建築遠東第一的藏經樓，以期天下太平。假如有人把此項土地及巨款創辦一所幽默文學院或漫畫藝術專校，則我們必將同聲一讚，致於藏經樓，則未免太超時代了，吾儕小百姓却未敢妄褒一詞。（答翁）

●

灤縣長陳曾栻，前因刺劉案緝兇不力免職，頃省方以該案正兇李振華，經該縣長協力緝獲，不無功績，特准復職，並飭繼續努力緝拿餘犯。該縣長可謂與「兇手」同進退者矣。（迭）

●

中央電台報告員，在報告時以「妹妹我愛你」一句，說明一愛字，被記大過一次，有人說中國無戀愛的「愛」字，因戀愛二字在中國是一個猥褻名詞，然而，中國人亦豈有愛國的愛字耶。（迭）

我亦『老革命』也

王柳園

話說革命大事：文好武也好，老頭兒不必說小夥子當然要，祇要糊裏糊塗便不貪生怕死，若果裝腔作調包你失敗糟糕。

記得『當今皇帝光緒聖上』一命嗚呼之後，重慶城裏，滿街搭起黃棚，到處貼着『普天同哀』，這裏焚香，那裏拜懺，哀莫大於如花似玉的皇帝進棺材。沒有好久，青天大老爺耿巴縣其人者，便出堂堂告示兼命九城門各柵子的更夫沿街鳴鑼叫道：『眞命天子，宣統皇帝，擇吉登基，普天同慶—』於是人們又張燈結綵，鑼鼓喧天，反哭爲笑地並且糊裏糊塗地又辦了一次『皇會』，總算是糊裏糊塗的天下太平。

照這樣看來，中國人，最低的限度也可以說是四川人，就得是那時勢不舉的清廷的孝子順民了。那曉得宣統那小子或是攝政王那傢伙替他做了三年皇帝之後，硬要搜刮民財，把川漢鐵路收歸國有；於是一部份川耗子或川猴子便結了『護路同志會』大舉鬧事。這是我們十月革命的導火線，誕生中華民國的搖籃。護逢雙十節之便，筆者信手寫來，想必不算造謠生事。

先天下之事而後個人之事，此亦至理名言。所以在以下的篇幅中纔言歸正傳，把自己也是老革命的緣緣本本吹它一番，請讀者把眼睛借給我——不消說這是抄襲羅馬該撒大將軍 Lend me thy ears 那句話的語氣。聊壯自已的威風—

同志會的聲勢，一天浩大一天，鬧得不亦樂乎，於是由川北川南，蔓延而入川東。清廷便以爲他們在殺人放火，是謀反叛逆，派了大兵入蜀，由劊子手端方督師進剿。四川人中最革命的份子，或者就是極其不革命的份子，也都以爲那位獻忠仁兄大人閣下先生老爺同志再生了，莫不翹企以望，或拒或迎，祇有大部份的死人肚裏明白。當時我纔十二歲，是聚興誠銀行的少老闆娘——革命烈士陳夢坡的女公子陳擷芬所主持的依仁學校的高材生，（卽今日之所謂低能兒是也。）也是重慶『仁號上』第一塊牌子的哥老會——國光社的執法么爺。我那時的社會地位較諸絕對普羅化的燕三兒當然高得多。我既有師長指導革命路線，又與『飛石』（卽流氓之尊稱）聯絡興漢滅滿。我是革命黨人中最優秀，最有資格，最無知無識的革命小兒。

端午帥，雖說兵多械足，却打不過四川的革命的烏合之衆，不幸戮部下的人咔嚓一刀，用麻油防腐，到處示衆，不讓雲陽縣張爺爺那顆頭顱專美於前，四川人的確有造反的天才和技巧。同時黎統領元洪也在武漢怪悽慘地振臂一呼，像宋江一樣逼上了梁山。這時四川革命黨人的工作也很[illegible]張，把孫文從外洋捐錢給同志會造反的消息，（當時雖無油印機那種帝國主義者所製造的革命工具）都用上等貢川紙繕寫出來，每個人挾帶幾張，在天還沒有現微明的時候，便偷摸地塞在各字號，錢莊，鹽局，公所等的門縫或舖板縫裏去，以充助長革命火星燃料。這種工作我做得最多，覺得也最容易，最革命而且最好玩。



參綠之作

忽然有一天晚上，盧大哥，阮三哥，陳五哥三位恩拜兄（卽引進我入哥會老的保證人。）派小弟兄來叫我去。第二天我照例爲革命又逃了一次學，急忙跑上陝西街茶館去聽候分示。我一到那兒，陳五哥便糊裏糊塗地而又滑稽突梯地說：『聽着：我們漢流之盟（卽哥老會中仁，義，禮三個堂口的弟兄，徒子，徒孫的自稱。）志在興漢滅滿，現在是我們光復的時候了。今天下午兩點半鐘就發難。王老么，你不耍拋味（卽上海所謂裝牛吊干是也。）拿好傢伙到雙火牆大清銀行門前等候。你要曉得堂口上的規矩嚴，不來的人就是賣堂口的，三刀六個洞，刀刀見鮮血—完了。』

我一面在街頭小巷亂逛，一面在肚皮的亂想。想到興漢滅滿，升官發財，三妻四妾，鴉片大曲（後者係酒名），大院子（公館）三個頭的槓桿（闊人的轎子）等等事物，人類畢竟是富貴榮華感應性的動物，而且不去則三刀難熬，小英雄斷然不肯如此不豪傑，所以決定要去。不過我尋常敲釘鑽脚時所用的示威傢伙，僅是一把長不滿五寸的匕首，如今要革命而用這武器，則未免有傷革命之大雅。我記得我那洋行大寫的父親，也花過幾十兩紋銀，捐一個小汎官，在家中藏有一把馬刀。我於是踏家盜寶，把它裹在一方藍布包袱裏，運了出來。

時鐘剛報兩下，家家戶戶正擺着七星辣子，桑豆花，黃鯛肉喫中飯的時候，我已經跑到大清銀行門前把馬刀藏到門角裏，自己在路上逛來逛去等着。等了不多一會，但見遠遠地有十八個黃圈圈的紅旗滾滾地出現了。後面還跟着一隊穿奇裝異服執槍劍戟的人。於是我把刀出鞘，行也如飛地迎面上前奔去。他們已經把府衙門和台縣衙門都光復了，一看見我，都不約而同地說：『搶城防軍，王么爺打頭陣—』當然義不容辭。（同時我的小辮子也飛到屋脊上去了。）此時我身當旗先邁步領導他們過雙火牆，下陝西街，到過街樓轉灣，直向朝天觀進發，沿途鴉雀無聲，祇有商店門前的白旗迎風飄揚，那時革命健兒也不曾發明喊口號示威的方法，至今引以爲遺憾。

朝天觀門前有幾十級石階，大家一到這兒都停步不前了。我則獨自一人三步當着兩步地跨上前衝去，數十個城防軍此時在觀前一齊臥下，跪下或立着舉起整式五子洋槍對我瞄準，我則大聲叫道：『給老子掛白旗，投降，繳械—』那些城防軍大半是義號上的子侄輩，一看是我，便大家說：『算數—』

等到我們指揮隊伍回到都督府去開會後，有個總參謀還對我說：『明天都督就可以封你官了。』我像雲雀那樣快活地飛翻歸家，豈知我的爸爸和媽媽已經坐在堂屋裏了，面前還陳列着板凳一條，毛竹棍一根。我心頭猛然覺悟：所謂『國法』已被推翻了，然而家法畢竟難逃。我在這一對『父母官』面前被會審之後，立卽就知道自己的罪狀是：膽大妄爲，我們王家的子孫不屑去做革命黨，應打屁股二十下，應在家庭牢獄裏思過一月。

從此到如今我老是怕革命，不敢革命，但是始終沒有流露過反革命的意識。我恐怕將來自己的子孫不肖，不把老革命的祖宗的個人革命史載入訃文裏所以在這兒自吹一番以廣宣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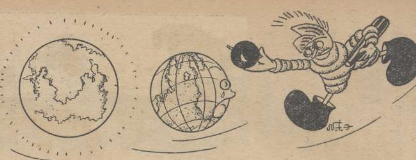
地球哀話

（地球將與某一個行星壞觸的剎那）

地球（對後面的追逐着）：將軍！難道你這剎那的寬宥也不可能嗎？

戰神：你要知道，為爭鬭而死是光榮的，這種無謂的殞滅是多麼的不值得呀?!

譚沫子作



「光榮可以當飯吃的嗎？」

莫索里尼：不能給人民以麵包，應給以光榮！

Janngo 35.

張諤作

跟蹤

新到中國來的(MAS)BOAT

王長



馮自立寄自漢口

這不但是中國有海軍以來足以自豪的新武器，而且也還是世界海軍國中不多見的「海怪」。牠底譯名叫「馬斯艇」(MSA'BOAT)—— 截至現時止，我們還不會有新名稱。牠確是現代科學底殺人武器中一種怪艇。外形雖然很小可是卻有驚人的速率，因有這種每小時行駛五十海浬的高速率的緣故，便成為海中形踪飄忽捉摸不定的襲擊艦隊主力軍。

「馬斯艇」發明者是意大利。當一九一八年歐戰將近告終之前，忽然這個海怪出現了。那時候牠底速率還僅發明到二十海浬，可是初次出陣的結果，居然襲沉了一艘二萬五千噸的戰鬥主力艦。聽說這次意阿戰爭聲中，意國已造了大量的「馬斯艇」，開駛到地中海去。

在西南的新海軍的建設聲中，陳濟棠最近向意國定購了兩艘。每艘代價是廿五萬。事前雙方均嚴守祕密，所以直至八月份到廣東在江海試驗以後，才漸漸漏出了這個消息。現在這兩艘「馬斯艇」停泊在九龍英國海軍武庫裏，常時由意國海軍軍員敎練駕駛的技術等等。

他們試驗的結果：由廣東到香港，牠僅駛了二個鐘頭光景；如依照平常速率最高的巨型海輪，就須七個鐘頭以上的時間。單從這一點上，我們就不難窺見牠底速率之足以驚人了。前幾次的試驗，平均每小時行駛四十九海浬；最近又在香港船隻繁多的港面試了一次，其速率為四十六海浬，當時並由英國水上機與之同行。現在廣東所買的這二艘馬斯艇編隊到魚雷艦隊裏去了。

牠的式樣，極類普通行駛港面的小汽艇，但全身卻裝置着最新式的現代武器。船底的汽缸足盛汽油一千一百加倫，可繼續不定地行駛五百浬。其引擎的馬力達一千六百四之巨。船首供船員作戰之用，可容五人；駕駛艙設在艇之尾部，有堅固的鋼板為之掩護。引擎位於艇之正中，司令室即設於引擎間之後，可容二牀，置有無綫電報及無綫電話機，在平時可將電機放下，改為寫字桌用。至艇之全身則僅十五呎闊五十呎長，船首左右裝有機關槍各一，艙之中部備有射擊飛機之高射砲二，此外尚有魚雷兩枚。同時，如於作戰時遇到敵艦或飛機，則司令官即可施放烟幕，以阻敵軍的追擊。製造此艇的廠家，即為意國製造飛機有名的費亞特廠。

停泊在九龍船塢內的「馬斯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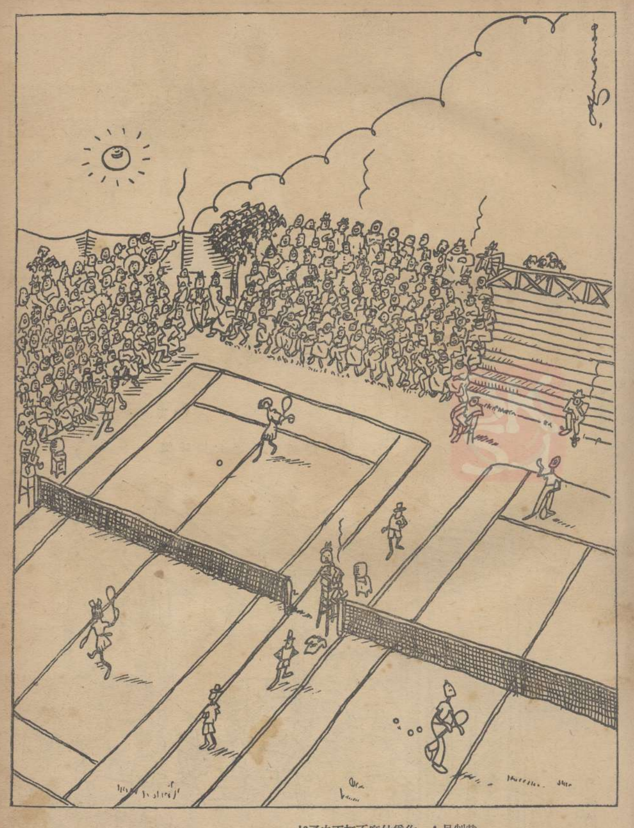
至於購備馬斯艇經費的來源，乃係一九三四年劉紀文任廣州市長向人民募集救國捐之一部份。那時候，廣東方面還曾向英國購了二艘新式的魚雷艇，來作改組魚雷隊的基礎，一面在今年選拔二個學生到意大利去學習魚雷學及戰術等等。據說：他們如經費有可能的話，還預備陸續添購哩。

此外陳濟棠還預備以五十萬元來建築海軍軍庫；（預期數月之後即可完成）以一百萬元作施行防空的燈火管制設備費，諸如防空地窖的挖掘，滅火隊，救護隊的編練，無綫電報警機的定製，五百萬元買高射砲聽聲機探空燈等。

在此外侮日亟，二次大戰行將爆發的今日，關於國防軍備的建設，確為事實上所不容或緩的了吧。



整個「馬斯艇」的近影



裁判員：你爲什麼不打下去了?!
男球員：他們都去看她們比賽了，我們有什麼興趣呢?!

華君武作

全運會漫畫快鏡



爲國宣勞的遼寧選手

籃球場女選手的活躍

男選手宿舍



上操時馬華女　手的陣容

馬華女選手服裝三部曲

碩果僅存的北平射遠名手

也是一條好漢的北平彈弓名手



合作劇中的一幕　　張振仕作

我與國術

鄭雲山

我是一個真正熱心愛國的國民，我一想起國難不禁痛哭流涕；我有過共赴國難與馬革裹屍還等等壯志；我掛過馬占山及蔡廷鍇將軍的英像，我也曾做過憂國憂民或到前線去殺得個把敵人之頭顱歸來之類漂亮的夢。然而事情已大牽過去了，於是我也主張長期抵抗，我也相信國術足以抵禦外侮。

在家裏，我力氣之大足以使我的弟弟佩服到五體投地。我當然不屑跟弟弟比武，但我却高興在弟弟面前賣弄能耐——我能像力士舉鼎般一手把竹椅子輕輕舉起；我能把家裏用的大石臼抱起，走上個起碼五步，放下地來面不改色；我能……這都使弟弟舌撟不下，當然啦，他做夢可也跟咱不上。

然而我却有一股子硬脾氣，我寧可吃大虧也不肯輕易向別人施展我功夫，就是小如捏捏狗兒的嘴巴或扯扯貓兒的耳朵之技，也絕對祕密；即使別人有意無意吐了一口涎沫濺我臉上，我會毫不吝惜地用我袖角之類揩它個一乾二淨而不跟他計較什麼。你別以為我怕事膽小，我得聲明，我的拳頭不打咱中國人的，故無須乎讓咱中國人曉得我的厲害。

我每日時間分配表裏，有規定練習國技放風箏踢毽子及跳繩等的項目。國技是放在早晨五時練習，所以我每天總得起個早身，但近來太陽似乎愈昇愈快，想不到我剛一起身，它就高高的掛在雲端了。不過，我練習國技在早餐之前，早餐在練習國技之後却是萬分準確。

我練習國術的地點是在我們四家共用的曬樓，地方空闊，足够我的施展而有餘，我再也不能找出另一塊勉強可以够用的場合。

為了想充實我的國技，我在書店裏換羅了十多種的技擊的書，按圖索驥的練習，畢竟我的才能驚人，不過十多天的光景，涌通學會，不論刀鎗棍棒，樣樣要得，十八般武藝，色色俱全。施展起來，劈劈拍拍的，無怪四鄰都注意我了；有時王胖子還紮着馬式姿勢兒，怪煞！東倒東歪的，沒點勁！真教人看了肉麻，他還強嘴說很像我的呢。我可憐他，我見他有些「可造就之才」，因此想收他做徒弟，我話才說出口，他倒跑遠了。孺子真不可教也！

弟弟不高興學國技，我曾將利害關係向他再三說過，勸他及早訓練，為國家盡力，殺退敵人國家才有復興的日子。那知他不肯負起這個責任，他不明白這個責任，因他根本沒有敵人，沒有國家觀念，此事我為他唏噓不置。而我每次練習時，他多在袖手旁觀，有時我要得過火，出了什麼亂子，或栽了一個跟頭，他便拍掌哈哈大笑，活像看把戲似的，令我好不傷心！但當我練習踢毽子或跳繩等國術的時候，他却熱心到了不得，換了一副面孔，很正經的跟我練習

人聲：你看他那把子骨頭也買大力丸！

姚圍絲作

就是我的國技達到最高妙最激烈的那一天吧，我在曬台練習的時候，忽的平空飛來一撮一撮的沙，把我嚇了一大跳，渾身淌着冷汗，白日裏我是最膽大不過的，故而四週一望，不見什麼異狀。弟弟却已不知去向，大約嚇跑了吧，我生怕被沙湮壞了眼，將來上不得前綫不能救國迫得下台休息。此後，我一踏上曬台，就有這種鬼怪出現；有時還夾雜些石塊瓦片之類，沒頭沒腦的拋過來，真令我一籌莫展，我萬料不到我的技術已到有人嫉妒的地步，我更猜不透那謀害者居心何在。

記得最後一次，飛來欖核一枚，其急如矢，不偏不倚，把我鼻尖兒釘個正着，其痛誠不可當也。

我得永遠保留着我鼻子上的瘢痕，作我為國負傷第一次的標識。也作我與國術臨別的紀念。

秋風起矣！我們放風箏去吧！



作者與興賞　　張振仕作



國貨觀光團

廠主：承蒙諸位到來參觀國貨工業製造，現在敝廠對於國貨生產的努力，兄弟敢負責說句可靠的話，因爲敝廠至少所雇用的工人，都是中華民國的國籍！

陳涓隱作

Seesaw 的新遊戲法



普通Seesaw的游戲只是兩個人一上一下很和平很快樂的玩，是一種和緩的運動。但，近來有人發明Seesaw的新玩法，這種新的玩法不像舊的玩法的那麼一套，他是競爭性質的；玩的人也不限人數，多多益善。方法是：推兩個強有力的人做領袖，分站(或坐亦可)橫木的兩端，其餘的人努力把自已的領袖那一方面推高，舉起來的就算是勝，舉不起來就算負：不過勝負的重心仍要操諸於那個站在中央的公正人，如果暗中他把力氣向某一邊壓一下，就任你如何用力也很難舉起的。

紀業餘作

慈善事業

營業競爭

廖冰兄作

二十四年後的中華民國

荊有麟

阿弟新由月球探險歸來，我跑到東方大港去接他，一見面，他就哇哩哇啦哭起來。我起先以爲：他離國六年，忽然面對親人，因而便樂極生悲。誰知一問，才大謬不然。他說：『我在月球裏，到處受人欺侮，還被稱我爲「亡國奴」，有的簡直稱我爲「懦弱的漢子」。我想，中國一定亡了，不然，我的體格並不見得比與我同行的一般歐美人弱，爲什麼人家被歡迎，而我受輕視呢？』

這我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便說：——『阿弟不要哭，過去的創傷，只能作爲記憶中的材料，現在，你應該大笑，笑你的祖國，已不是從前的祖國了，更要笑月球裏的人類，見聞不廣。』

可是，阿弟懷着驚疑的眼光呆視我，過了半晌，突然又問：——『阿哥！你說的是眞的麼？』我看見輪船上的人，都快下完了，便對他說：『下去罷，馬上事實就會給你證明的。』並代他提了手提箱，便往輪埠上跳，於是領他一直向公共休息處走去。

阿弟忽然又問：『阿哥！怎麼上海變樣子了，我一點都認不出是以前的上海，好像到了另一個新都會似的。』

『這並不是上海呵，這是我們新建的東方大港。』

『怎麼我在船上就沒有聽人說呢？那麼：這裏也像上海一樣，有那麼多外國人麼？』

『外國人是有的。不過，可不像上海的外國人一樣有權力，他們除了代表本國辦些交涉事宜或經商外，地方上的事情，則根本無權過問。』

話只講到這裏，我們已走進了公共休息所。在那裏剛喝了一點茶，行李已送到，我說：『阿弟，走，我們先回家，家裏人都渴望你什麼似的。母親現在恐怕還依門而望着呢？』

阿弟又驚異了：『怎麼？我們的家已搬在這裏來住？』

『不，還在我們的三家店，現在坐飛機去，路上祇要花兩個鐘頭。』

『你別開玩笑，兩千多里，兩個鐘頭，就也不會到呀。』

阿弟以爲外洋不會有的事，我們當然也不會有，我很不高興他這種奴性，便反問他一句：『那麼，無綫電在兩個鐘頭，難道也走不了兩千多里路麼？』

『不，你說的是飛機。』

『我們的飛機，也同無綫電一樣呵，既不要人駕駛，也不要那吵人頭痛的勞什子轉輪機。』

萬世一系　　華君武作

『可是……你身上的錢多麼？我帶的錢已花光了。』

『怎麼，你需要買什麼東西？』

『不是，坐飛機不是要很多錢嗎？』

這可使我笑起來了，他以爲現在的中華民國，還在使用那萬惡的金錢，『錢，我們早已不用了，至於飛機，本是大衆的任何人要坐都是不收代價的。』

雖則阿弟又陷入迷網中了，可是等他上了飛機，他便明瞭一切，在飛機場上，有那麼多的飛機，却沒有一個管理的人，凡來坐飛機的人，只要坐上去，自已將機關一開，便騰空而起了，因而他哈哈大笑了，並且還說：『想不到中國變的這樣快。』

飛機在空中馳駛，阿弟俯視着，多年離別的故國眞是一幅錦繡山河了。我告訴他，現在雖說時屆冬令，我們却能利用各種星球的熱力及電力，已將季節征服了。沒有冬，沒有夏，更不分什麼秋與春，阿弟究竟是研究經濟科學的人，他立刻便提出了一個大問題：『那麼，我們的生產豈不要過剩麼？』

『那自然了。所以現在各國都成了我們的市場，我們傾銷着一切人類的必需品。什麼都被我們獨佔了。起先，我們在國際貿易上還要錢去換他們的機器，槍砲，和僱用他們的工程師，現在，我們的建設已成功，機器，槍砲，工程

師，都有了，而且都比他們的好，社會制度整個地發生了大變革，國幣當然成爲交易上不一定需要的東西了。」

不久我們已達到家鄉。下了機，母親已在機場等候着。阿弟同母親問長問短之後，忽然再問：『家裏人怎麼都沒有來呢？』

『四點鐘還沒有敲，他們都還沒有下工，所以不能來。』

阿弟又發傻勁問：『怎麼家道這幾年如此不行了？我家裏人也入了工廠麼？』

我曉得阿弟還不大明白我們的現社會的組織，便併說道：『我們現在，不論男女，只要是在規定工作年齡以內，都得工作，因爲我們都是社會的一員，要享用社會的一切，就得先爲社會服務，比如：阿弟你現在回來了，你明天就得到工作計劃處報名，你喜歡參加那一樣工作，然後就開始工作，每天六個小時，算是爲社會服務，其餘時間，你自己愛作什麼，愛研究什麼，都隨你的便。」

『哪，要是這樣，我們家裏的田地誰種呢？這次我週游世界還參觀了許多國的農業，預備回來改良呢！』

走在他身旁的母親，接着又告訴他：『我們現在沒有田地了，但也可以說，附近所有二三十里內的田地，都是我們的，你還記得麼？從前閻錫山同志主張土地村有，孫科同志又說不妨一試，後來大家也都贊成，因而我們現在才有集團農場。不論誰的田地，一律歸集團農場管理。凡是參加農場工作的，都得照農場管理處計劃工作，收穫後，農場有倉庫，除留給全區內人們的食用外，其餘統通交給運輸處運到外國去，或者運到不產這一類糧食的地方去。我們地方上人，吃飯有公共食堂，大家都一樣，全不用像從前一樣，這家沒飯吃，那家糧食卻太多，發愁沒地方賣。』

講着，講着，已走到我們的住居處，阿弟又大吃一驚：——『媽媽！這是什麼地方？』

『這就是我們的家。啊，你當然不認識。房屋都全翻蓋過了，我們覺得從前的舊式房子，全不適宜於住居。——尤其鑪間，倉庫，馬房，那些全用不着了。所以改建起來，裏面光線充足，空氣新鮮，設備舒適，比皇宮還好呢。你進去就會知道。』

我們踏進門，還沒有坐定，家裏人已下工了，各個都跳躍着來歡迎阿弟。接着村裏人也都來了。把阿弟圍的水洩不通。阿弟只能一一應酬着。大家亂轟轟鬧了二個多鐘頭，吃飯的鐘聲響了。阿弟便跟我們一塊兒去吃飯，他吃到我們的菜食，幾乎喊起來，他說：『你們平素都吃這樣好的東西麼？蔬菜，肉食，海味都有，又衞生，又可口，這是誰作的呢？』

『誰作的？機器作的哇，你在外國也沒見過麼？哈哈。』坐在我們近旁的一個老太婆回答。

『飯

時髦的裝飾　謝員寄自廣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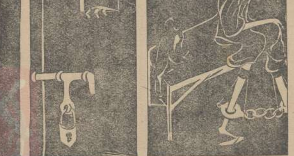
樂善好施　賓復生寄自廣州

也能機器作？』阿弟又現出聞所未聞的驚奇來。

『當然咯，機器還有不能作的事麼？』另一個中年女人回答。

吃過飯，阿弟陪家人在街上散了一回步，并順便回拜剛才來看他的鄰居，母親和我都問他爲什麼不早去歇息，他說：『阿哥，我有點奇怪：我記得我離國時，中國還是一團糟，各處水災，旱災，匪災，大部分老百姓，都沒有法子生活，而洋鬼子，又到處騙錢，搶地。我想：中國不久定會滅亡的，怎麼不上十年，就變成這個樣子呢？是不是有天助呢？』

『天助是沒有的。世界上無論什麼事，要好，就得全靠自己的努力。惟有個人的努力，才是一切事業的基礎。中華民國之所以有今日這樣，是全中華民國整個的社會努力得來的。這話，說起來就長啦，自從二十四年你走後，我們國家眞是不堪言狀了。國內的糟糕不必說，單是敵人的欺侮，就使得每個人，都不能安寧生活，俗語說得好：「物極必反」。向來那樣忍耐，那樣儒弱的同胞，忽然奮興起來了！我們首先是大流血，可是那種血是值得流的，結果會給敵人以絕大的創傷；而且因流血又招來大量的幫助，從此全國人有一個共同的覺悟・以爲要生活下去，非痛加改革不可，於是我們便開始了新的建設。無論政治方面，軍事方面，經濟方面，文化方面，都從頭幹起。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把所有財產供獻出來，捐助給公家，你想，中國的金錢，除過給洋鬼子弄去外，其餘就都藏在這一般人手裏，國家得到這一批錢，就好像天上掉下來的一樣，立刻向外國聘請大批技師，工程師，專家，又購買了造各色各樣的機器，各種重工業的製造廠，都次第地建立了起。人們也都按了各人性之所近，被分配到工廠裏去。行政機關減少了，軍隊減少了，社會上不事生產的閒人，也更減少了，我們白天工作，晚上工作，男女老幼都一樣的擔負着十小時以上的工作。——尤其是擔負政治同文化軍事各工作的人，他們更苦得厲害，一天忙得連吃飯屙屎的時間都沒有。要不是他們感覺到責任太重，大恐伯那時候的政治上的負責人，都辭職走完了。就這樣，大家一方面照了政府的計劃，拚命工作，一方面還要偷空求知，這樣整整地做了三年後，鉄道修了十萬英里，公路有一百萬英里，全國的荒山荒地，一律開闢種植，都用機器耕種收獲。全國的鑛山，也能大量出產，軍港建築了，飛機場建築了，新都市的建設尤其是驚人。更有趣的，是全國沒有一個文盲，也沒有一個肺病患者。大家更是興高彩烈，依照了政府第二期建設計劃，又努力開始工作起來。但這次，因爲已有機器作助手，所以只二年工夫，就完成了理想的計劃。現在，我們的困苦期已過，享用已經提高，工作時間業經縮短，爲的是調劑人們精神生活，培養人們最高的興趣。目下，全國各處，都是一樣享用，一樣工作，每一個人都有到大學畢業的義務，都有工作六小時的義務，都有選舉各種事業管理人的義務，都有保衛國家的義務。同時，每一個人，都有享用本身一切需用品的權利，享受自由活動的權利，享受任何最高名譽的權利，這大約是你在國外連夢想都想不到的社會吧？』



(一)頭上一撮毛
(註：此風尚遺留下內地)
(二)脚上一副鐐
(三)吃又吃不飽
(四)逃又逃不了
廖洛 作

阿弟聽見我的調侃，忽然要表示他的博學，說：『這是許多外國社會主義者所講的烏托邦。』

我說：『不，這是實行三民主義後莊嚴燦爛之中華民國呵。』

我們倆都哈哈大笑了，壁上的鐘，已指着十二點，時間，已是午夜了。我只得讓阿弟睡覺去。

山西綏靖主任閻錫山先生，爲商討國難，前與蔣軍事委員長會見於石家莊，蔣徵彼對於時局之意見。彼卽答曰：「委員長抵抗，我願打前峯，委員長妥協，我願代分謗。」事後，人說：閻主任此話甚得體。（有感

『最後的一個叛徒』

蔡若虹作

小都市的城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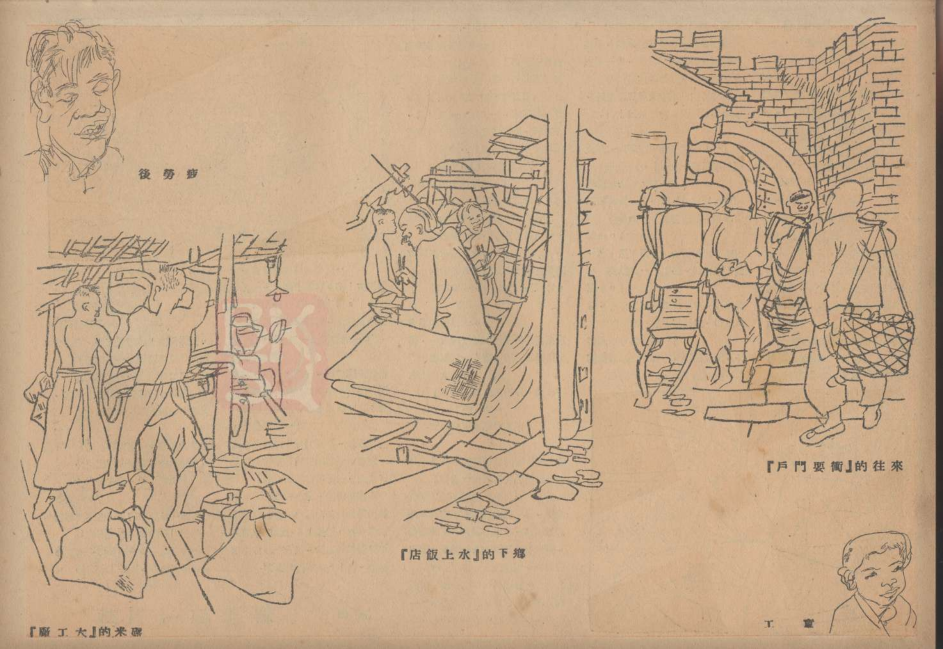
陸志庠作



捧着飯碗的人

城外最熱鬧的「大馬路」

橫貫東西的「大洋橋」



疲勞後

碾米的『大工廠』

鄉下的『水上飯店』

來往的『衝要門戶』

童工

當不了眞的事

飢民

(一)

北方有一大官，在會客室裏，看見兒子看春畫，氣得胖臉發紫：

『你這壞種，放着經書不讀，却看起這樣下流的東西來—眞把我氣死了—』

兒子低了頭，臉色蒼白。

大官越想越有氣，揮着拳說：

『還不給我撕了？看我收拾你—』

兒子嚇毀了，眼裏落下一滴淚，兩手抖顫着，慌忙把春畫撕了。

大官瞪着牛肉包子眼狂叫：

『說給我—是那個他媽的壞種引誘你，給你這個看？快說給我，我要剝他的皮—』

兒子漫泣着說：

『我從二姨媽枕頭底下偷的—那裏有五六十張，我只偷了一張』

鳳卿！我按按你的電鈴！

(二)

牛科長家教很嚴。一天，看見兒子偷看金瓶梅，氣得瞪眼撅鬍子，親手賞兒子一個鍋貼。兒子嚇得好像掉了魂，見了父親到處躦到處藏。太太看了心疼，就吩咐聽差：

『老東西把他打毀了，別嚇出病來；你把他領到馬祕書公館裏，和馬少爺玩一天開開心，也避避老東西的鋒頭—』

聽差就把少爺帶到馬公館。兩位少爺在會客室裏玩骨牌，越玩越有趣，正在興頭上，忽然聽差過來對馬少爺說：

『少爺，來了老爺的客了。』

兩個少爺無處躲，就躦到裏間裏躺在床上，也不敢做聲。一會兒客來了，正是牛科長。他一見馬祕書，就打着官腔高聲說：

『祕書—你今天要請我，很好—不過我先講明白：起碼要叫兩個姑娘，要不然我可不擾你—』

果然叫來了兩個姑娘，又叫了酒菜，四個人在外間裏吃喝胡鬧，嚇得裏面二人滿頭淌汗，又不敢出去。只聽得牛科長嘻嘻哈哈，抓着那姑娘胡攪胡鬧，還說：

『鳳卿—我按按你的電鈴—叮噹—叮噹—你這兩個電鈴怎麼不響？』

科長和祕書哈哈大笑。

過了一會，又：

『鳳卿—到裏間床上，我和你那個那個—』

屋裏二人一聽，慌忙向床底下躦，才進去頭頂，那兩個已經連摟帶擁的進來了。

(三)

北方發了黃水淹死的人不少。某縣的兩位賑災委員，在賑濟會裏見了面，曾有一段談話如下：

甲委員先說：『聽說淹死了多少萬，多少萬，究竟多少萬？』

乙委員：『確數倒沒留心，反正越死得多越好些。』

甲委員：『怎麼說呢？』

乙委員：『現在各報上登着農村經濟恐慌，大原因就是人多食少，現在死了大批的人，慢慢的人和食平均了，農村經濟就解決了—』

甲委員：『不錯—這樣對於農民反到有益了—可惜一般人不如老哥能向深處着眼—』

乙委員：『是的—』

甲委員：『還有一個問題：我聽說災民賣女孩子，非常便宜，大約要多少錢一個？』

乙委員：『一塊兩塊，三塊五塊，十塊八塊，沒有一定，全看容貌去。』

甲委員：『好的，我想賣一個，要平頭正臉的，多花兩個錢倒不在乎。』

乙委員：『據我推測，到明年再發黃水，一定更賤；你到不如等着明年多買幾個—』

甲委員：『不行—到明年不鬧水災了怎麼辦？那不糟了嗎—』

(四)

有一個在教會中學上學的表弟，向我談他校裏教務主任的故事：

教務主任是教迷，早晚禱告，很信上帝，每次上算術班，無話可講時，總是引出聖經上的句子說：

『「假若有人打你的左臉，你就把右臉給他打。」譬如有個強盜，搶你一件襯衣，你就把大袍也給他，那末，我敢保險，他一定悔過而退了—』

但是，他的太太是小脚的，長得很醜，不能滿足他的慾望，又怕同事們笑他，所以終日把她關到家裏，不許出門，拿他當奴隸待，還常常很凶的揍她—

這事被學生們知道了以後，黑板上發現了一首小詩：

『舉起你的左手，再舉起你的右手，打了太太左屁股，再打太太右屁股—』

教務主任上班一看，臉氣得發青，把全班教訓了一番，心裏的氣還沒散完，誰知第二天黑板上又出了一首小詩：

『瞪了你的左眼，再瞪你的右眼，左面學生罵一頓，右面學生鬧一番—』

拿她當奴隸待，還常常很兇的揍她！



出類拔萃圖
礼義
毒氣
謝貝寄自廣州
『要成最精強的軍隊非一口氣走一百里不可！』
三十哩以後
堅持到底
倪愚君作
學生訓軍教官：你爲甚麼穿白鞋？
學生：因爲我的爸爸的爸爸今年死了！
汪羨佛寄自開封
懲誡
郭道武作
胖軍官：毒氣有三種，一是瓦斯，二是氣，三是毒瓦斯……最毒！
兵士：聽着：毒氣有三種，一是馬屎，是毒雞，三是毒馬屎氣。
郭道武寄自首都
兵士：我要買一隻鞋。
店主：那一隻呢？我們不賣。
兵士：媽的，你賣不賣。
店主：賣也成，那麼請你找一位你們弟跛那一隻脚的，你們倆合買一雙吧！
翁傳慶寄自天津

孔夫子

子曰：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

子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能行之哉？

子曰：割不正不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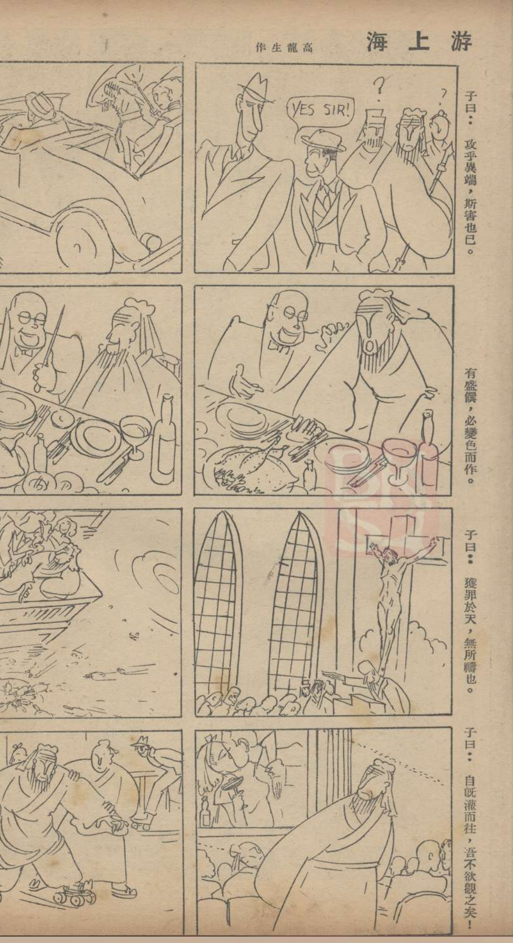
齊一變至於魯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游上海

高龍生作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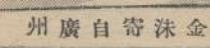
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子入太廟（恐係城隍廟之誤）每事問。

子曰：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慰情聊勝無



金沫寄自廣州

兩種機器的解剖

秦光陽寄自武昌

又是擇肥而噬的時機來了

麥綠之作



先戰爭而後和平

楊鞭作

諸濤山垂釣致富

（長篇漫畫　第二回）

（1）來信撕票熬肉羹

（2）美豐存款周身輕

（3）消閒偏逢骷髏兄

（4）垂釣又遇烏龜精

（5）武裝橫行兵來偵

（6）番餅亂吞蟒作聲

（7）魚而美人笑盈盈

（8）口吐洋錢亮晶晶

王敦慶

糞坑板上的談話

汪錫鵬

是這樣的糞坑，一個五尺直徑的大缸，全部埋在地下，缸上架着一塊橫板，橫板上架着長凳似的雙人座，這類的糞坑在稻村很多，稻村離縣城幾十幾里路，這縣是實驗縣，一切的花費較他處多，稻村也將籌備爲中心村。

一個服裝像鄉下人而眼睛，皮色，手指是城市人的青年，坐在那糞缸板上大便。——原來他就是由實驗縣派來的，不久將作這中心村唯一的中心人物。

來了一位本鄉壯丁，哼着小調，左手拿着褲帶，右手提着褲腰，轉過林子來想大便，一瞧，這位先生正踞在上面，後退兩步，發出一聲怱迫的臭聲，始終亦踏上了坑板，與先生併坐大便了。

這兩位的談話開始了。

『你好嗎？』先生擁上了笑容問壯丁，壯丁發顯了他的笑，不像村子裏日常所見的笑，笑的波紋忽現忽滅很靈活。

『好啊！先生。』

『你們村子裏經濟不很活動吧？』

『是，我們村子裏景子不很好遊。』

『大家都窮，沒有人有錢吧？』

『有錢的人亦不住在這裏了，我們也不用錢。』

『不用錢？吃呢？穿呢？』

『吃，吃糧！』

『穿呢？』

『我和城裏陳老板認識，每年一擔稻子換兩套衣裳布，剃頭擔子陳四，每節一斗麥子，包剃三個人頭，馬馬虎虎，也够混了。也沒有甚麼要用錢的地方，只要年頭好』

『我想村子裏人，每人出兩塊錢，你們便可以組織個合作社。』

『先生先生，我們實在沒有錢，有錢的人早進城。我們有一些些吃穿已是好了，那有法弄錢。老實說，我兒子今年十四歲，從來也沒有看到過銅板。』

先生愁了愁眉做了一段大便工作。

『你們有匪嗎？』

『村子裏沒有，過路的土匪常有。』

『我們想給你們十幾桿槍，組織自衛隊，你想好嗎？』

『我不當兵，我的田也有限，用不着槍，拿槍保護富戶，我們是不敢。』

『田地多的人，當然願意加入了？』

『田地多的人，他們自已有槍，那邊石頭寨上的陳家有三十多桿槍，比你們十桿槍的槍多。』

先生又愁了一愁眉，做了一些小便的工作。

『你們村子裏認識字的人多嗎？』

『個吧。』

『我們預備開了一學堂，敎你們個個人皆能認識字，好吧？』

管事：張宅「喜事」，羊肉不够吃的！　屠戶：那邊兩隻今天也就一起「殺了」罷！

竇宗淦作

『認識字的人，不是也一樣的沒有飯吃，一個人，一認了字，就不會種田，我是不要認字。』

『認識字好呀，可以寫信……』

『一家人家的人，若是要用得着寫信，那人家也糟糕了，不是大家分離就是遭了患。』

『……可以記賬，可以讀書。』

『我們是不用錢，沒有賬，沒有書的。』

先生瞪着眼出了一些氣。

『先生，你們城裏現在要召工人嗎？聽說要蓋大房子，是不是？』

『你們還是在村子裏好。』

『蓋甚麼大房子？』

『那是模範監獄。裏面要造工場，造洗澡的地方，大廚房，將來要使——就是囚犯也能過着好生活。』

『先生，那好了，有工做，有澡洗，還有飯吃，人家不都去做強盜做賊嗎？犯了案關在牢裏就可以舒適，那牢蓋不得，蓋不得。』

合作社!? 鍾偉虔作

『你不懂這些』先生說的聲音很歎。

先生坐在坑板上，這時發見了一件奇事，見到一個村婦在遠處的小溪邊，蹲下來用瓢掐了一瓢溪水在喝着。

『哎呀！這只只，你們怎樣喝生水的？不害病嗎!?』

『我們都喝生水的，不害病，要說害病，不是大家都害病嗎？』

『我看你們村子裏眞不衞生，走了一趟，見到十幾個鬎鬍頭。』

『鬎鬍多哩，起碼有百把個，嘻嘻嘻。』

『要治要治，你們治嗎？』

『這是小孩子病，過了三十歲，自己會好的，不用治，我從前也是鬎鬍，現在不是都好了嗎？』

『這鬎鬍一定是那剃頭擔上剃刀傳染的，非切實的取締不可，要他們用兩把剃刀，用藥水肥皂。』

『那不行，剃一個只化到半角米，要他錢再買一把刀，還要買肥皂，那不如給他們飯吃吧。』

『至少要用火酒，在每一次剃後，擦一擦。』

『燒酒擦刀，刀不壞嗎？那他們不肯的。』

遠處有一聲公共汽車的吼聲，飄過天空。

『這好了，公路一通，文化就通，喂，汽車你坐過嗎？』

『沒有。』

『你沒有進過城嗎？』

『我們進城是走路的！』

『公路汽車又不貴？』

『去，我們是沒有錢的，來，有了錢也都買了油鹽回來。』

『汽車不坐，走路也總便當多了吧，還寬的馬路。』

『我們不走馬路的，馬路有風就有灰，汽車來了，逃不及，命也送掉，那邊陳家三兒子不是給汽車壓死的嗎？』

『那麼你們打那裏走進城？』

『我們走我們自己的路——小路，小路上有涼亭，還可以歇歇腿，石板路比馬路也好。我看到汽車就嚇怕，連門在後頭，在旁邊都纏不清，他們是叫我坐過的，我不坐。』

先生沉默了一會兒。

『先生，汽車是外國人的吧？』

『不，中國人的。』

『呵！我瞧見他們把洋油裝在小洞裏過的。那洋油筒上盡是一些洋字，外國人這筆生意作得不小吧？』

『就是汽油是外國的。』

『不，汽車上也有洋字。』

『機器是外國的。』

『會坐汽車的人，我看也眞開味，坐在上面安得很。我們鄉下人上去的，倒底少。對了，我終要也坐坐看，坐一次給多少錢。』

『看路的遠近。看你到那裏？』

『進城。』

『一塊一角。』

『那，那裏坐得起。秋天我進了一次城，只買了兩塊錢，帶回來的只有幾十串錢。油，鹽樣樣貴。』

先生和壯丁都默然在作大便工作，先生狠着臉，彷彿很費勁，壯丁坦然，——鏘鏘有聲的落下在缸裏。

先生費了兩張紙，飛下在缸裏，站了起來，在整理下裳，壯丁也站了起來，只是沒有費了紙，只費一塊小磚頭。先生好奇，轉頭向缸裏看看那小玩意兒，除了那磚頭外，他望見了壯丁的糞，又黑又硬。回頭看見了自己的糞，黃潤，滋澤，又軟又細。

『我走了啊！』壯丁笑嘻嘻的向先生說了就走。

先生默然。心裏想着，如欲想在本村作中心人物，至少自己的糞色要和他們的糞色一樣！

幻想着稻村的合作社，學校，醫院都倒了。怎樣再造呢？他亦悠悠的走去了。古老的臭糞坑，依然在那裏，千萬個蒼蠅在裏面生活着！

黃金潮

阿備

時間是一九三五的一個上午：太陽從乳黃色的窗簾外照進來，滿室都是柔和的光線，一個大塊頭很自然地擁在沙發上，臉上露着一些微笑，嘴裏含着的一枝雪茄剩下了半段，把煙灰在旁邊的煙缸裏彈去了一些，長長的吸一口，慢慢地吐出來，煙——從白色而灰白，悠悠地散開去，皺了一下仁丹老頭式的八字鬚，大塊頭這時才開口了。

『你想，我以爲交涉辦好了，字也簽了，某國人總可以心滿意足，所以做了五百萬多頭，不料當夜又發生事故昨天行情一跌就是三元半，這幾天銀根又緊，那裏再有錢蝕本。』

很精細的地毯上，一雙光亮的皮鞋脚很沉重的蹀來蹀去，這就是這裏銀行的總經理，這時正在沉思怎着樣可以使得董事長拿出一筆款子來使銀行不生問題，而保持自己地位。從這位總經理的輪廓上，可以看出是一個精明能幹的中年男子，可是現在臉上也露着愁容，同轉身向坐在沙發上的董事長說：

『近來的市面眞是壞，提存行的很多，昨天又提得很利害；押款到期的多不來贖，房租收了幾次都收不到，行裏的開銷又大，眞沒有辦法。』

『提存行的總祗有讓他們提，這對於行是有關係的，押款到期的快些去催，再不來贖我們就公開拍賣，祗要本金利息撈同就算了，房租不付的斷水割電，限他們以前欠的一個月內付清，否則叫他們搬出去；行裏的開銷大，祗有減薪裁員，處處節省一些。』

大塊頭董事長說完了，撇了一根火柴，把茄雪點着了，看了一看表說。

『時間快要開盤了，我要到市場裏去看一看今天的空氣怎樣。』

大塊頭把呢帽帶上了，拉開董事室的玻璃門，總經理露了愁容跟着出來；兩個亡了國的皇子，急忙跑出大門把那輛一九三五年式的流線型的車門拉開，等候着他們的主人上了車，跟着也走上了車。

下午：一個中年男子坐在轉椅上，吸着三五牌，寫字桌前立着一個瘦弱的青年，他是在一年前從學校裏畢業考進這裏。他的學識確實很好，可是他不是總經理的阿舅或是親戚，他也沒有董事先生的介紹人；今天忽就接到行裏的退職書，這時正在向總經理訴說：『但是，能否請總經理寬恕一下。因爲家母這幾天病得很利害，而我的女人最近又快要生產了。』

『這個我也是沒有辦法，行裏的情形你總也知道，董事長又不肯再拿一筆款子出來，這一點你也總得原諒。』

富家之犬

黃士英作

忽就電話鈴響了，中年男子拿起了話筒聽着，『喂！是的。』

『什麼！又跌！已停板了嗎？』放好了話筒又說：『你也不用多說了，你對我說，我去向誰說呢？好了，我關照薪水算到月底，再加你一個月薪水。』

二十八元錢一個月薪水，二個月五十六元，夠什麼用呢？房金，飯食，老母的醫藥費，妻子的生產費，大囡今年又要上學讀幼稚園，以後去怎麼辦呢？青年的腦中很快的在旋轉着，但是有什麼法子好想呢；露着一張苦臉，拉開了玻璃門。

晚上：一盞十五支光電燈下，青年在寫着求職書，寫了幾字停了筆沉思一下，有時望望睡在對面床上的病重老母，後面房裏不時傳出妻的聲音：『大囡乖，明天叫爸爸也買一輛像對過成弟一般小脚踏車給你，快些睡。』青年這時放下了筆，閉着眼沉思着。

門慢慢的推開來，一個老媽子端了藥進來，正預備拿熱水瓶到廚房裏去冲水，她的主人却在喊了：

『王媽，你來，我有兩句話對你說。』

『噢！少爺，什麼事。』已跨出了房門的老媽子又走了進來，對着他的主人。

『王媽！你做事情很好，人也忠厚，不過——從明天起你去做好一些的人家吧，我們這裏也很苦。』

這話王媽是想不到就是她主人所要說的幾句話，既然我做事好，人也好，爲什麼又不要我做了，在這裏很苦，不錯，確實是很苦，事情亦很忙，但是老太太，少爺好，少奶奶沒有架子，又沒有脾氣，這種好人家那裏去尋，況且自已從鄉下因爲活不下，才到上海來，兒子被拖去當兵，媳婦跟人逃走，自已到上海來因爲人老的緣故，坐了一個月的薦頭，才遇到了這裏的少奶奶，今天少爺爲什麼不要我了？可是以後這樣，回到鄉下去又不能活命，等在上海又到那裏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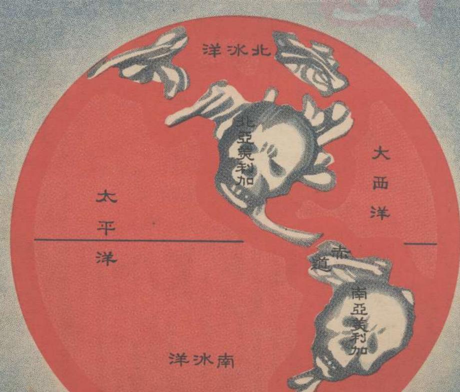
『少爺！那末爲什麼又不要我呢？』

『唉！王媽，我們這兒苦，你去上別人家吧！』青年又露出了一副哭臉。陪着孩子睡的妻這時走了出來，肚子大的緣故吧！一件旗袍綳得很緊，很難過的說。

『王媽！你人好，這我多曉得，但是沒有辦法啊！因爲少爺自已生意也沒有了。』

王媽這時也知道少爺的苦衷，拖了兩隻熱水瓶，着沉重的步伐走出了房門。

北冰洋
歐羅巴
亞細亞
亞非利加
太平洋
赤道
大西洋
印度洋
澳大利亞
南冰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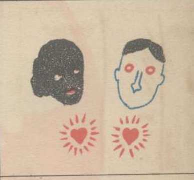


世界末日，人類纔有真正的和平

馮鷹寄自漢口

愛六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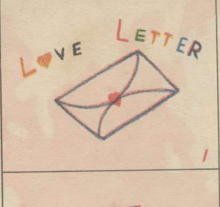
A：結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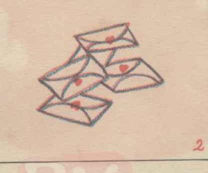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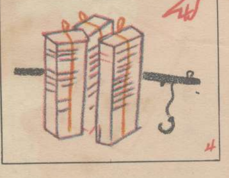



(1)「我愛妳！」
「我也愛妳！」
(2)結婚進行曲演奏了。
(3)過了一年……………
(4)快樂地誕生了小孩。

B：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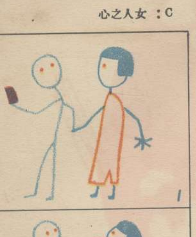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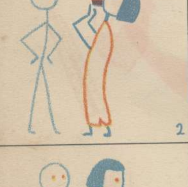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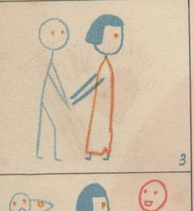






(1)來了一封情書。
(2)今天來了五封。
(3)積得還多了。
(4)「喻！二毛錢一斤要不要？」

C：女人之心


(1)「你給我那個巧克力糖，我跟你一快兒玩。」
(2)…………………………
(3)？……………………
(4)「我喜歡你啊！」

郭建英作

D：熱







(1)我的心臟……

(2)……日夜吃苦在戀愛的……

(3)……高熱裏……

(4)還是冰冰它吧。

E：戀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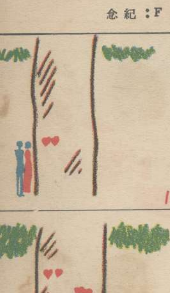
(1)我的寶貝，我的太陽……

(2)我的生命，我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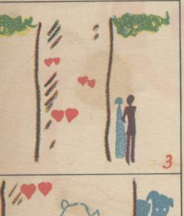
(3)你爲什麼棄我而去了……

(4)我永遠的美麗的騎士啊！

F：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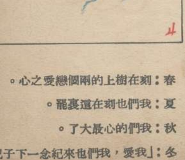


春：刻在樹上的兩個戀愛之心。

夏：我們也刻在這裏罷。

秋：我們的心最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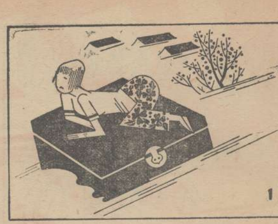
冬：「我愛，我們也來紀念一下子吧





昇平大戲院
男女分座
古存男學塾四樓
男子道德宣講會
明德茶樓男客
德馨大酒店
招待男賓
冰清女塾三樓
四德酒家
招待女客
貞女服店
潔德女子百貨公司
女子書局
男女授受不親
非禮勿視
非禮勿動
男
女

標準馬路?



湖北水災聲中一慘事
(一)漂流而下　(二)見財起意
(三)據爲己有　(四)是未婚媳
倪忠鉞意董天野繪

「吉屋召租」

昏豬

阿龍哥要把灶披屋租出還是前個月的事，他叫我寫一張召租的紅紙條兒。可是寫這些我有點「不在行」，當他把紅紙條拿來的時候，我便很老實的寫着：

> 召租
> 衖內××坊×號門牌內有灶披屋一間紙糊窗櫺光線尚稱充足汚臭陰溝出水還能流動有願租者每月三元請來本宅接洽可也

這張紅紙條兒差不多在衖口貼上了半個月光景，等到紅色全褪成了白色，可是連個房客的影子都不曾上門，於是阿龍哥有點焦急了。他又跑到我這裏來、要我換寫一張大一點的，他以爲紙小，引不起人的注意。這話我也贊成。但我也曉得，寫得太老實點了。這回我可有些經驗了；攤開了阿龍哥拿來的紅紙，的確，較前次的竟大了一倍，我便在這紅紙條上劃了起來：

> 餘屋召租
> 衖內××坊×號門牌內有餘屋一間光線充足空氣流通有願租者每月納費三元請與本宅主人接洽可也

這張紙頭，約摸又貼出了半個月光景。阿龍哥苦着臉又到我這兒來了。

「灶披屋租出了吧？」我很有把握的問。

「那裏租得出，看到有人來看過一次了。」阿龍哥悶悶地說。

「那你打算怎樣？」我很關心地問。

「我想再把那張紙條兒換得大一點，字也寫得大一點。」他說。

「那也好！」我答應着，他又把紅紙拿出來。

這回，我得到了更多的欺人底經驗，我在這紅紙上面，寫上了端方的下面那些塊頭字：

> 吉屋召租
> 大減價
> 衖內××坊×號門牌內有餘屋一幢光線充足空氣流通爲市上最適宜之住宅現在百業蕭條本宅爲謀社會利益起見故實行特別大減價每月祇收租費三元有合意者請即來本宅接洽捷足先得免拖向隅也

我抄襲了些別人家的廣告，湊了進去，就算給他寫好了。隔了三四天阿龍哥又來了，並且好笑地對我說：

「老弟，你那張紙頭上寫的究竟是些甚麼？」

「爲了什麼？」我反問。

「從那張紙頭貼出了以後，來看的人每天至少也有八九個。但一跨進灶披屋，便都說上當上當。不是嫌紙糊窗子黑得看不出，便是說陰溝臭得人要發痧氣。一邊還自怨太相信了紙上的話兒！」阿龍哥說着還對我苦笑着等我回音。

「哦……哈……哈哈」。我瞧着阿龍哥呆板的臉笑了。

◉ ◉ ◉

小女神

朱明

眞眞是使我奇異，自從有生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怪地方。僅僅容下一個人行的小巷，兩傍排列着一人多高的小土房子，破木板合秫稭扎成的門，有一個漢子把守着，屋裏邊公開的展覽，每間屋裏有一個女人，面孔擦得白白的；白得像粉牆一般白，嘴唇腥紅，頭上粘了可以流下的瀑花，在淒黯的油燈下面映着發光。天是這樣冷，她們還有的不穿上衣突出高聳的乳房，口裏哼着淫穢的小調，引誘過路人，我眞不好意思，看見半裸的婦人，會不自覺臉紅起來。

這兒沒有年齡上的限制，有四五十歲的老太婆，也有沒發育的女孩子，大多數都是二十上下的年紀，當有人走過她們的門前，她便拉長了嗓子報她出賣的價錢，這是下層的人肉市場。

我迷了路，闖了半天，再也闖不出這個圈子，站住發怔，要辨明白了方向，不提防被一個大力的竄夥，向我一推，酒後無力的軀幹，不自主蹌踉跌進了屋子，使我頭更暈了，屋裏小妓女便站起身來，她的高度僅僅可達到我的肋骨，像一股扭糖似的抱住了我的腰，小臉放在我沾滿雪花的大衣袵上擂幌。

『你們要作什麼？快些開門！放我出去。』我怒了，向竄夥亂推，但他滿臉堆着奸笑說：

突出高聳的乳峯，口裏哼着淫穢的調子。

『二爺：你就在這裏找個樂兒吧！才兩毛錢的小事，您還在乎嗎！這幾天生意不好，您可憐！您瞧！這個小孩，小娘們够多麼好玩，保準您有樂子，落得是個乾淨人兒。』他一面說着，握住了我的手，使我掙扎不了，一面對那小妓女拋了個眼色，她便過來翻我的口袋，將我大衣裏的零碎角子及兩張一元鈔票都拏了去，攏給了竄夥。我被她們俘虜，頹喪地坐在坑沿。

『您的錢足够住夜呢！這麼冷的天氣，在小姑娘被窩睡一宿，要够多舒服，二爺！您坐着，我替您沏茶去。』竄夥很高興的數着錢說着，他又轉過頭：

『小紅！好好伺候二爺，別拗手拗脚的。』

『是！』她回答：竄夥就出去了在門外加上一把大鐵鎖，我要逃也跑不了。

我默察這半間屋子，僅僅可恰容兩人的小木板床，舖着有一個麵袋拚成的破褥，前面還有張斷腿小桌，上面放了些鉛粉，臙脂餅，破了的鏡子，帶鋸子的泥碗，爲擦拭用的豆紙，地下放着瓦盆，小煤球火爐，此外什麼也沒有了。

『將你的大氅脫了吧，來，我替你脫。』

這個小妓女，據我看她頂多有十二歲，分明是個孩子，憔悴慘白的臉，無神的眼光，萎黃的小辮髮，都在表現着她被蹂躪疲倦和營養不足，天是這麼冷，她只有四件單布褂子套在身上，她一件件脫下來，最後剩得只剩了一幅貼胸的紅布兜肚，竄夥送茶進來了，她分明是個孩子，裸體得很自然，在陌生男人面前擺來擺去，一點兒羞恥都沒有。

『還不把這剝了！住夜的客人，誰不都是脫光了伺候。』竄夥向她的兜肚一指；她就迅速解下。

她向我偎來，拉我同她上牀去躺着，她是整個的赤裸了．焦黃的小身體，瘦得可憐，平的乳，狹的臀，顯然是個孩子，爲了生活，沒有到成熟就得早早零割着拍賣了！她冷得發顫，牙齒相擊有聲，臉兒沒有一絲血色，我下意識起了憐憫，拏她衣服替她披上。

『穿上你的衣服吧！我並不是要看你裸體的。』

這個纖弱的身體。

『唉！那能夠，拉大舖都要脫光，何況是住夜，我不敢穿衣。』她向門外面一指。

『您別來的太兇！』

『不，我不來你起來吧！』

『不來也是這些錢啊！你為我不乾淨嗎？不妨事，這兒可以替，前些日子；賺得比這還高，實在不能做生意；不接客，那能行？豈不是又要挨打？沒法子，老板要我這樣，我又怎敢不幹，還不到十天呢。』

『你還不放我走嗎？錢我也付了，這兒又不是監獄，我一定走！』

『二爺：您可憐我吧！您若走了，老板一定要說我慢待客人，要挨打的，您看這不都是被打傷痕，您可憐我，就在這兒委曲一夜吧！』她向我懇求着，轉身叫我看她背上鞭傷，還粘着血呢。



你看還不都是被打的傷痕。

沒法子；為了使她不受責，只好在這窒息的屋子，睏一宵，破褥上留着點點的癩癬使我沒法臥下，那被子又是奇狹，僅僅能掩住一個身子，但我可沒法只可合衣臥下了，她溫存地將被子替我蓋上，自已縮一團，臥在一旁戰慄。

『你為什麼自已不蓋被子？我有大衣可以蓋。』我將被子掩上了她的裸體，自已也臥在一旁。

『你今年多大歲數？怎麼落到這兒來的？』我問她：

『十二歲：哦十六歲。』

『到底是多少歲？』

『二爺！今年我是十二歲，但照上寫的是十六，不到十六歲，不許下窯子的。』

『你這麼小：怎麼會落到這兒來？』

『沒法子，我是一道黑啊！』

『什麼？一道黑又怎講？』

『一道黑！就是賣死契，我永遠賣給人家了！替人家賺錢，一條道走到黑。』

『難道你沒有家麼？你的父母呢？』

『死了！爸爸拉洋車，在一個夏天中暑死了！媽媽嫁人去了！我被一個鄰居領到這兒來，就幹起這個生意。』

『你混了多少日子？每天的客人多不多？』

『怎麼不多，我才來，又是孩子新鮮勁，頭幾天每日要接十幾個，回回都疼得要死，到晚上小肚子漲的比蛛蜘還圓，是為我不會擠，好了，三個月過來，不疼了，擠肚子也學會了，不然又腫起來，客少啦！老板便拿鞭子打，說我不乾淨，要我做種種不正當的方法替代，真苦死啦！一恍在這兒已是半年多啦，每天只有一頓窩頭吃，還要擺着身子去接客，客人要怎樣就得怎樣。違拗了就挨打。二爺！您真是個好人，假如方才我不信你的話是真不來，定又要用我的舌頭哩！』

『你那鄰居賣了你多少錢？』

『不甚清楚，聽老板說止是六十塊大洋便斷送了我的一生！』她說着巨大的淚珠，湧出了眼眶。

我不能再說什麼，悲憤擁在心頭，不知要怎麼好？我將內衣裏的錢，掃數掏出來給她。

『這點錢你留着用吧！也好治治你的病。』

『不，給我也得不着，我又不能離開這屋門一步，每天他們還要來搜，身上脫光了查一回，二爺！您留着吧，只要常來幾趟，就是救我了。』我只好脫她早早入睡，也可得到暫時的休息。

『二爺：醒醒來，放客啦，趕早的都來了！』窯夥搖醒了。我手腕上手表正指着六點，床前站着一個漢子，衣服已經脫光，我連忙爬起身穿上大衣走出去。那漢子已經溜進了她溫熱的被窩，這可憐的小羊，準備做野獸的餌食了。

床前站着一個漢子，衣服已經脫光。

南北極

後台風光
翁傳霞寄自天津

馬路的早晨
陳湃沂寄自廣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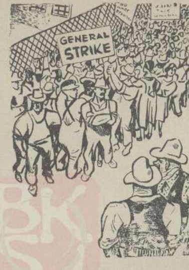
雷迅作

古城圖

孔嘉作

南陽×軍私運烏香圖

威廉格羅泊氏像



(一)『把那個「黑炭」抓來。』



(二)『老大已經把他抓着了。』





(三)『弟兄們……O.K.』

(四)『你……你再加不加入勞働同盟』



教員說(指林肯像)：而且他是身無半文的。目前他的肖像在銀行內一切貨幣上都有了。



無題



經租賬房

威廉·格羅泊其人及其作品

王敦慶

本年八月號的美國雜誌『浮華世界』Vanity Fair登載了威廉·格羅泊 William Gropper所繪的一幅漫畫，題名爲『日本皇帝獲得了諾貝爾獎金』Japan's Emperor gets the Nobel Peace prize，當時在美日僑以爲他們的正正堂堂的天皇拖着一輪砲車架子，實被該漫畫家悔辱了，所以愛國之心不禁油然而生。事情也因此而擴大，駐美日大使便向美國國務卿赫爾正式抗議：『日人所不滿意者，不在此漫畫上所繪和平獎狀之戲謔，但在以日皇躬仟拖曳炮車之賤役。』但赫爾則答稱：『美國政府對於報紙未有檢查之權，故不負任何發刊品之責任。』同時『浮華世界』的主編也發表聲明說：『美國人士對於漫畫之評判，輒能恰如其分，如係內容嚴正之刊物所發表，則對之辯正，猶有可說，若其性質偏重幽默如本刊者，則縱令刊載漫畫，因其本無重大關係，斷無引起糾紛之可能，卽如關於羅斯福總統之漫畫，本刊過去所發表者，不下十餘幀，總統始終含笑接受，甚且每期多購數份，以之分贈友好，從未聞有所指責本刊也。』還兒筆者祇介紹此事件發生的過程，決不想很肯定地說：美國人不知敦睦邦交，或我們東方人不了解幽默，否則我便算强姦了讀者的思想自由。請大家自已去做個孰是孰非的判斷吧！

威廉·格羅泊，和 Hugo Gellert, Horace Brodzky, Hunt Diederich 等一樣，是二十世紀的黑白畫家的佼佼者，與德國的 George Grosz,日本的柳瀨正夢相似，也是美國無產者漫畫作家羣的前衛。他做過雜誌『新羣衆』的代理編輯，是『浮華世界』的特約漫畫家，也是紐約日報『Freiheit』的圖畫編輯。他到過蘇俄去遊歷，是約翰李特俱樂部的會員。每次美國的勞資鬥爭，他必參加示威，救濟，宣傳等工作。他是一個美國××黨員。現代美術史上總有他名字，世界漫畫選集也有他的作品。我不能把他抬得太高，誰也不能把他降得太低。

他和美國普羅文學的萌芽時代的文學家傑克·倫敦差不多，有一部份的作品是軟性的，有一部份的作品却是硬性的。譬如他在『新羣衆』所發表的漫畫，雖則分文莫名，往往他把豪商罵得體無完膚，把整個的美國的資產制度描寫成爲一切罪惡的根源，把金元帝國主義的外交內幕暴露得醜態百出。他幸虧生長美國，不然他的身首老早搬家了。反是他近年來在『浮華雜誌』上所刊載的東西，大都是解決麵包問題而作的漫畫。誰也知道他是有二重人格的。

『號外要嗎！貪贓的裁判官已經躲起來了。』

他的作品的風格是獨創的，筆調是從石印術變化出來的，簡潔生動，蒼老古拙。他表現人物的力量，尤其是表現勞動者，暗探，盜匪，賣笑婦，說教人等的力量，爲大都的美國漫畫家望塵莫及，近來摹仿他的作家輩出，如 William Siegel, Phil Bard, Meyer Schlagar, William Hernandez, Walter Quirt 等都是。總之，格羅泊算得是一世之雄和漫畫界的權威。怪不得他在對日之『不敬漫畫事件』發生後，會對路透社記者說：『載余漫畫之報紙，已爲德意志等國家禁止入境，如日本亦加入反對我畫者，則余甚感，因反對者現已有勞工領袖一人，資本家數人，及皇帝一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他的作品並沒有什麼了不得和爲人所注意。戰後纔暫露頭角起來。他在日報及雜誌上所發表的東西既無統計，也未彙集起來刊印單行本，實難枚舉。我祇看見他一本名叫：Alay Oop 的漫畫小說，專門描寫江湖馬戲班人物的戀愛及生活故事，和一本『遊俄漫畫集』；也看過他爲別人所作的插畫漫畫，如：Whither, Whither or after Sex What, Circus Parade 等書，都是愛不忍釋的東西。

十月趣味之手帖

張英超作



(一)跳舞之魅悅

十月吹來仲秋的風，天氣已經很涼爽，沒有些微的悶熱，稍稍的運動再不會引起汗流浹背，也正是跳舞的最好的季節。紅的狐步，綠的勃羅斯，藍的華而滋，仲秋的跳舞是都市人的魅悅着的生活。給那些無病呻吟而高唱着普羅主義者瞧着裏心有相當時感羨。對的，蘇聯在布爾塞維克統治下的莫斯科不是在第一次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也並不束縛青年男女們的對形色的本能的好，暇時間去享受青春的活躍的生活—嚐過黑麵眞包蘇沐過社會義的勞動人尙很自然的接受着高速度的物質享受文明。那沒這些事不知向上的低能兒，徒知假借幌子來一味狂吠與諷人，便算是社會貢獻了不少好意見。這不是希望把社會造成一個空虛不過的皮囊而才甘心嗎？



喝酒最初我祇會喝喝蔻利梭，甜甜的最易上口，接看便喝衛荷酒，二年前給德啤朋友同去喝啤酒，德入的啤酒量是輕易不能計算的，那時我一杯也喝不了，不免相形見絀，因之便發奮想喝酒，爲國爭一點光榮。

喝我國的紹興，五茄皮，和外國的威士忌白蘭地，使我都很歡喜。最近爲了單純的口味，不能醫我的奢慾，便時常搖調些COCKTAIL喝，雞尾酒確是够味兒，尤其是意大利的VERMONTH，櫻味白蘭地，與金酒混合起來的一種。

喝酒最好喝醉後把煩惱，憂慮，傷感一律抛諸九霄雲外，那時便像同復到孩子時代天眞純樸的生命中去，假如能一輩子如此生活着，也許是愉快幸福的一生，也許會使人必永地咒詛着。

（二）釣魚

去年從日本的熱海看了水族館，又在白石釣池垂釣以後，回來便感覺到釣魚的趣味確很是清新而可愛。

釣魚的玩意兒，決不是我們一天忙到夜的人所能享受到，釣魚的人的確第一要有閒，然後再要講究技巧，十月正是釣魚的最好季節，天氣不冷不熱，坐在水邊看看不關痛癢的漪瀾，閒得也可以仰起頭來瞧一會白雲的幻變，我國人的空閒功夫特別多，想來釣魚頗合我國人的口味，姜太公釣過八十年的魚才遇文王，還不是一種奇跡嗎？

釣魚的把戲時常使我聯想到釣名的一般人，釣魚與釣名同樣需要一些技巧的地方，不得其法往往會弄成一個求巧反拙，喪失了魚餌與釣名而反暴露了自已的弱點，同樣是一件可笑而又可憐的事！那麼釣魚而不須抑制其慾望，和釣名而先除去其鑽營躐等的卑鄙作用，有同樑的至理。

（三）披背的流行

時代的推進，韶光的易逝，在女性的服裝方面的演進，時常很顯著的告訴是我們的摩登女性對時間性上有何等獨先的敏感，天些微的冷啊，外衣便忙忙的穿上，今年的外衣典型正是披背尖端化的流行。

以前我是不很同情於披背，爲了我的觀念，就感覺披背會掩遮女性的曲線美，最近我已漸漸的好感的轉向，感覺到單純與輕便另有一番古典的情趣。

米湯的分析

夏伯

題解　米湯者：迷湯也。細析之各味備焉。故作「米湯的分析」。

米湯有酸、甜、苦、辣、餿、臭、的幾種味兒。但因有優劣的分別，尤須見機應用，用之不當，不但不能生有效用；反有害處了。如「甜米湯」，當爲人人所喜歡的，不過用甜米湯，必須有甜米湯的身份。若無身份，萬不合節，即如上司對於下屬，東家對於夥計，富翁對於寒士，遇有請托的事情，可答道：「老哥放心，老哥的事情，就是鄙人的事情，彼此至好，敢不盡力做去。」這種說法，似甚親切，而事實上儘可不是如此，這便是甜米湯一種。反之：寒士對於富翁，作上面說的話，那是「麻木不仁」。他方遠之不暇，再這樣說話，不但事實未必如此；即是眞心，富翁恐怕想及將來的酬報等等，能不更加疏遠嗎？身份不够的人，宜用「苦米湯」。謀差使的人，定說：「卑職實在清貧：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家中又無恒產，求大人賞碗薄粥吃吃！不敢有過大奢望。」說得異常苦處，不過想勸其憐憫的心。如屢屢用之，令人難以下咽，不如用「酸米湯」，較能開胃了。酸者，醋也。無論同性異性相處，例如：甲乙丙三人，甲對乙用米湯，則必曰：「現在我與丙要好得很，可惜我們不易見面。」言下有不勝羨慕之意。換一句話說，甲實欲因丙以與乙要好，眞言之：即吃醋是也，但醋雖開胃；亦甚澀嘴，純醋亦不易吃，不若用「糖醋米湯」的可口。欲嘗糖醋米湯，請置身於嫖界中，妓女對嫖客多用這種米湯，如嫖客另有所歡，例必吃醋。即至臨別的時候，又堅留勿去，故作親暱的狀態。酸中帶甜，此糖酸米湯了。世人口味不同，又有專喜吃辣者。於是米湯，亦有「辣米湯」。什麼是辣米湯呢？辣米湯是逢人便罵，須知米湯的罵，異於尋常的罵人，尋常的罵；是罵人所怕罵。米湯的罵；是罵人所願罵。如自命有骨格的人，必罵曰：「汝不通方，當今之世，必須隨俗。汝不與人同俗，怎能處世。」他必自喜曰：「我豈同流合汚的嗎？他言雖不當實，是知我了。」若自命爲圓滑的人，必罵曰：「汝太無楞角，當今之世，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如汝之行爲，恐不免爲人所玩弄。」他必自喜曰：「我豈傻瓜者流，喜怒必形於色者。」不知不覺米湯入口了。以上諸種：只能對世故不深者用之，若老於世故者，稍加玩味，即知爲米湯了。因爲有味；總能使人覺察，必須用淡而無味的「淡米湯」。始能售吾之計，但淡米湯最不易言，亦不容有言。大凡有語言一出；均著邊際，必須飽嘗酸、甜、苦、辣、的米湯。再運用酸、甜、苦、辣、米湯，隨後合衆味而成無味，如紅黃藍的合成白色，却不可以言語形容的了。至於「我同您要好！您是我心中第一個愛人！」等等，皆可歸入「餿米湯」「臭米湯」的列，不但不能入口；人將掩鼻而過之了。有志於米湯者；其稍加注意焉！



男：啊！我的安琪兒！

女：「安琪兒」是什麼東西？

男：就是天上仙女的意思！

女：好，你敢咀咒我死嗎？

男：誰打碎的這個花瓶？

女：是我，怎末樣？

男：打的好……那花瓶是礙眼的很！

男：讓我進去好嗎？

女（聲音）：我在洗澡。

男：不要緊！你出來矇着我的眼再讓我進去好了！

女（輕聲的）：老是給我買這樣稀的布！

男：這樣，妳的肉感才那個呀！

姚圖絲寄自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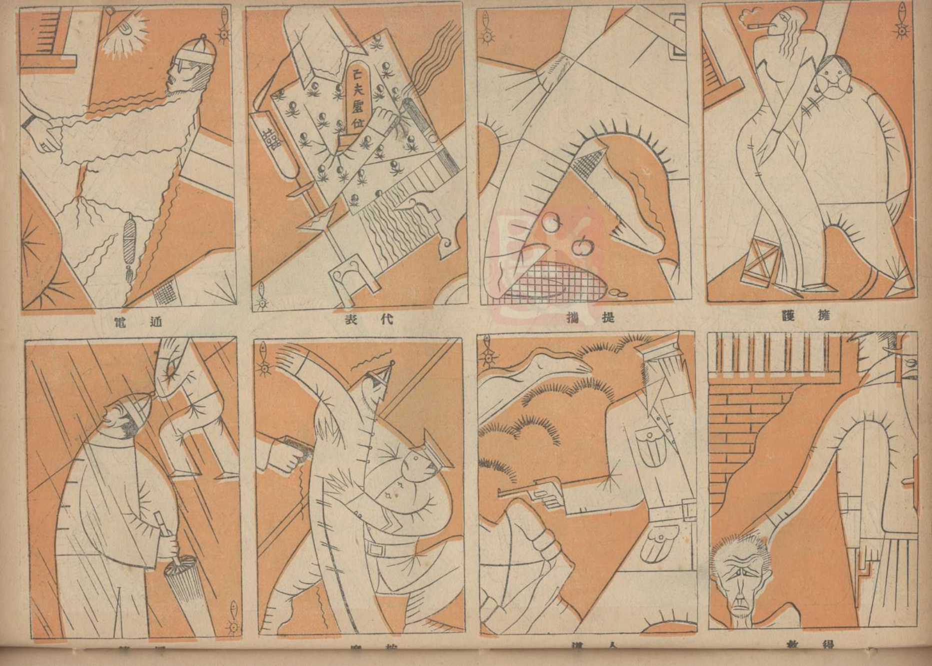


葉淺予作

新女性畫報編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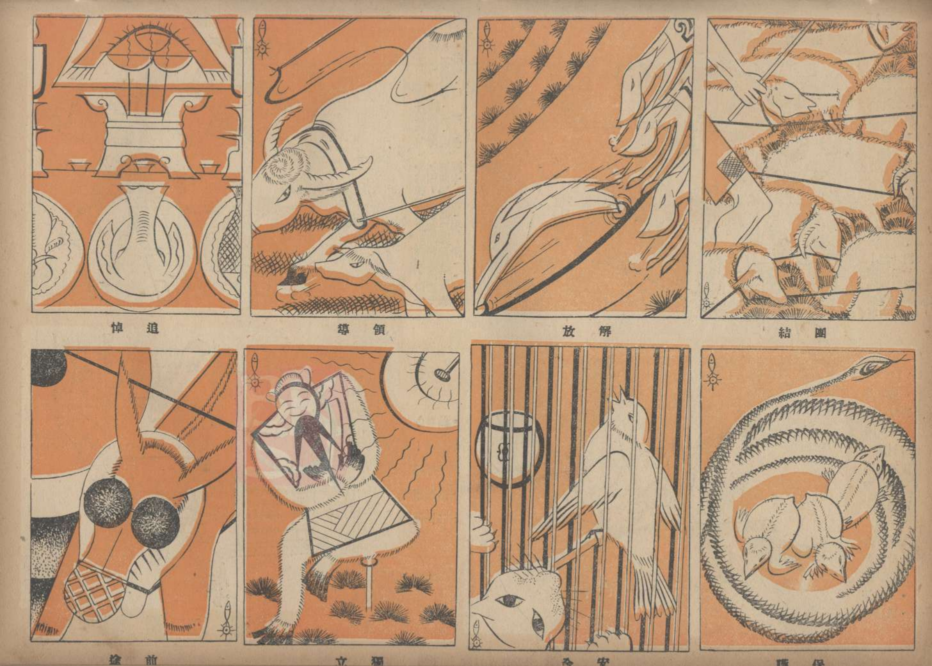
編輯：這些照片失了時令性了，怎麼辦？

主編：把她們收藏起來，明年夏天出一個特大號吧。



通電　代表　提攜　擁護

人道　得救



追悼　領導　解放　團結

前途　獨立　安全　保護

邊疆民謠



小小車，
白馬拉，
一出門，
到娘家，
爹出來，
抱包袱，
媽出來，
抱娃娃，
嫂出來，
瞅一瞅，
嫂子嫂子
你不用瞅，
爹死了唱大戲，
娘死了拉大鋸，
哥哥死了燒包紙，
嫂子死了墳頭上拉堆屎。



拿上小刀
割蓮菜，
慢慢的看
一看哥哥
心好壞。



沈逸千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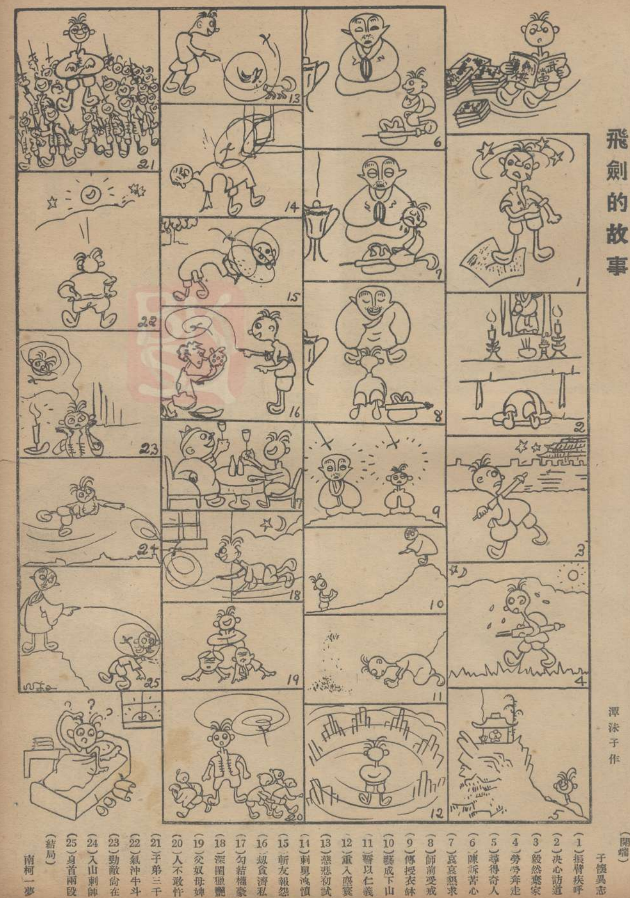
喜鵲叫，
尾巴長，
走到綏遠
買頭花；
一買買到
丈母家，
丈人扯，
丈母拉，
拉我家去
喝杯茶；
風吹門簾
望見她，
烏頭髮，
白臉巴，
回家對我
爺娘說：
快用花轎
接來家。



花椒樹，
圪刺多，
後娘待我
眞正苛；
汚了裹脚
大罵我，
汚上花鞋
鞭打我，
受不得氣，受不得
罵，
跳了黃河
死了吧。

飛劍的故事

潭沫子作



（開端）

子懷異志

（1）振臂疾呼

（2）決心訪道

（3）毅然棄家

（4）勞勞奔走

（5）尋得奇人

（6）陳訴苦心

（7）哀哀懇求

（8）師前受戒

（9）傳授衣缽

（10）藝成下山

（11）誓以仁義

（12）重入塵寰

（13）慈悲初試

（14）刺舅鴻憤

（15）斬友報怨

（16）劫貪濟私

（17）勾結權豪

（18）深閨獵艷

（19）交奴母婢

（20）人不敢忤

（21）子弟三千

（22）氣沖牛斗

（23）勁敵尙在

（24）入山刺師

（25）身首兩段

（結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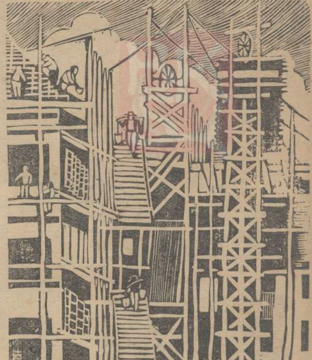
南柯一夢

現代中國的木刻漫畫

（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特輯）



驗屍　　野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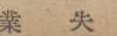






勞苦功高　　唐達作





失業　　張慧作





訓告　　溫濤作



奔波　張影作



力　陳葆眞作





文瀛河打樁　晉木作



收獲　汝福文作



石工　韻波作

（編者按：木刻即在窮鄉僻壤，亦爲發揚文化的最好工具，讀者對此[illegible]起興趣，不妨試作一下，況且收集斯項資料亦不是難的。）


牛鼻子正傳
麻皮流行美
黃堯
重量過輕
白旭春作
馬太爺傳
涼
丁深作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早到八月初六日！西門慶拿了數兩散碎銀錢，來婦人家，敎王婆，報恩寺請了六個僧，在家做水陸超度武大，晚夕除靈。道人頭五更，就挑了經担來，舖陳道場，懸掛佛像。王婆伴廚子在烘上安排齋供。西門慶那日就在婦人家歇了。不一時，和尚來到，搖響靈杵，打動鼓鈸，諷誦經懺，宣揚法事，不必細說。且說潘金蓮怎肯齋戒？陪伴西門慶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和尚請齋主拈香，簽字，證盟，禮佛，婦人方纔起來梳洗，喬素打扮，來到佛前參拜；衆和尙見了，武大這個老婆，一個個都迷了佛性禪心，關不住心猿意馬，七顛八倒，酥成一塊，但見「班首經狂唸佛號，不知顛倒！維摩昏亂誦言，豈顧高低？燒香行者推到花瓶；秉燭頭陀誤拿香盒；宣盟表白大宋國，錯稱做大唐國；懺罪闍黎武大郎，幾唸出武大娘；長老心忙，打鼓錯拿徒弟手；沙彌情蕩，磬槌敲壞老僧頭：從前苦行一時休，萬個金剛降不住！」婦人在佛前，燒了香，簽了字，拜禮佛畢，回房去，依舊陪伴西門慶，擺上酒席葷腥，自去取樂；西門慶吩咐王婆：有事孄自害應便了！休叫他來聒噪六姐。婆子哈哈笑道：你兩口兒只管受用，由着老娘，和那秃廝纏。



宗教

一瓣一瓣，一朵一朵，
滿地里趴着：紅桃花白
桃花，
祇恨她自小兒種在如來
佛的身邊，
沒一個粉蝶兒躲在她身
上去採，
要有個粉蝶兒去採；
她便犯了佛門的清規，
這佛門的清規。

胡考作

一個攝影記者的貢獻



陳振龍作

「一朝天子一朝臣」

張振仕作

紅頭阿三與印子錢

虞大桑

紅頭阿三，在中國近代史上也頗有來歷：遜清之季，他們給鴉片煙帶到中國來。當林則徐做了犯人的時候，他們就跟他們的主子更是兇燄萬丈，不可嚮邇地給中國一個亘古未有的荼毒。那時，南京條約已經訂立，中國雖然尚還有不少林則徐之流，但國勢已非，上怒難犯，實在奈何他們的主子不得，祇好壓住熱血，含着酸淚，讓他們跟他們的主子橫行無忌地在中國境內廣播毒品了。他們的主人當然是發了不少的大財，可是中國的民衆從此就糟糕到了永刼不復的境地！他們的主子爲了那些毒品在中國更要普遍化（當然還有其它底企圖）的原故，在香港便築好了一個大本營，在上海打上一個鞏固的基礎以爲犄犄之勢，防止中國人發覺，再進一步，就是沿長江及凡是可以通商的口岸和城市，都設立領事館與及商務機關，織成了一個經濟侵略與毒品播送密網。他們的足跡就跟他們主子的領事館與商務機關便在中國境內的交通地帶，幾於隨處都哦。

他們在中國唯一的任務是和狼狗一樣的替他們的主子守門，同時又做他們的主子的桀犬。他們的職業範圍其實是比狼狗的廣大些，他們還能够在香港和上海那兩個地方威風凜凜地當起維持馬路秩序與及社會安寧的巡捕。——他們打黃包車夫最有勁兒，也最有精采。其次，驅逐小販和壓迫搶飯的小癟三也相當地握有權威。——他們以亡國的人打次亡國的人，着實是够味。

聽說，他們娶一個中國老婆是先行強姦然後再娶的，而強姦了之後即行遺棄的當然也有，而且多數，他們這種娶中國女人做老婆 辦法實在聰明。他們明白：兩個絕對不同的種族當中，美的觀念，根本衝突，譬如滿臉鬍鬚，膚色黑漆，他們是以爲美觀了，而中國人則以爲奇醜不過。並且，在中國女人的觀感上，以爲嫁給一個紅頭黑炭做妻子，總是畢生的羞恥，無上的汚辱。阿三覷破了這一點，曉得了明媒正娶是永遠難諧好事的，故一捉到了機會，便不顧一切地先行強姦了再說。至於被姦的女人，如果不是一個貞節主義者的話，當以身既被汚，生米已經煮成熟飯 也祇得「忍辱圖存」跟他去一做個咖喱太太罷了。這種事件，聽說數十年來香港曾發生過好幾回；強姦的地點，大牛是在沒有月亮的夜裏的荒僻的馬路上。但阿三也得要靠靠自己的運氣如何，假使在那當兒走來了一個中國男人，準管他兩眼朝天，雙腿筆直。再如遇見的是一個節烈的女人，也叫他佔不到一點便宜，還要遍體都是牙齒傷痕，抱頭鼠竄而去。——現在，情勢已經轉變了，大約沒有飯吃的中國女人是「生產過剩」，街頭巷尾，鬢影衣香，不管是生張熟魏，就連阿三罷，祇要有錢，也都在　們的滅燭留髡之列。尤其上海對於阿三是廣開方便之門，除了那些賣肉的中國女人，還有羅宋的異國情調可享。

八九年前名震一時的奇女子佘美顏，據她自己說，她所經過的男子在千數以上，精粗美惡，老少肥瘦，包含三十餘國籍的男人，但，對於阿三，始終不敢嘗試。原由是濃髭黑膚，身有奇臭。然而，在她那羅漫蒂克當中，沒有經過紅頭阿三，她自己也認爲遺憾的一件事。

紅頭阿三，在中國除了上述那些之外，還跟他們的主子學會了一手經濟侵略的好法門，並且，他們更變本加厲地改成爲一種經濟剝削。他們的主子的經濟侵略是對中國整個的企圖，他們的經濟剝削，是對於中國民衆的一種毒害。

他們把做奴才省下的錢，散在中國民衆方面作爲一種重利盤剝的借與。他們的日常生活，非常簡單，出差是不用錢的，每日祇吃些麵餅，喫喱，牛乳或者羊乳，三四個人合住一個房間，廚房臥室，併爲一處，每月開銷，平均每人在十元與十五元之間，而他們做奴才所得，大約每人每月在二十五與三十五之數。他們除了開銷之外，賸下來的錢，積有的數，便借給與人，不到一年，便可本利相等。

　他們對於借戶，不管是阿貓阿狗，一律歡迎，手續並不十分麻煩，却很嚴密，能夠永遠保障他們的利益。他們對於一個借戶的聲請，須先經過精密嚴緊的調查，借戶本身的進益，居址，職業，家庭狀況，個人行爲，都得調查清楚，當調查認爲滿意後，就知照借戶取保，保人的自家，進益，與及一切，也同樣地要先加以精密嚴緊的調查，等到保人方面都沒有甚麽問題了，借戶和保人就由他約定一個日期，到他家去訂立借據。借據第一重要的是借戶與保人的指模，其次是名字。指模在白紙上要打上三個或者四個，如果打得不清楚，得再打上一個或者兩個，至清楚爲止。借額如果是一百塊錢的話，借據上便要寫上二百或者二百五十塊錢。這二百與二百五十之間，要看他對於調查保人所得的印象如何以爲定。至於利息，每月每一塊錢至少要八分，但在借據上祗准寫每元每月二分的數字。借據是中英文通用。他們雖然不懂得中國字，但你騙不過他們，因爲這些地方，他們比你還要聰明十倍。借據訂立了之後，他得先把來密藏在橡木箱裏，然後將款點交借戶，先扣下當月的利息。

　借款成立了後，他得隨時到借戶與保人兩方面去調查隨時注意有沒有異動。假使給他發現到什麼疑竇，借戶與保人兩者都惹上許多麻煩。借戶或者保人到那時才覺到借「印子錢」的異樣苦痛。

　利息由借戶按月到他家裏去繳，如到期不繳時他得登門來索。假使在這方面是失了約了，他有許多方法來對付。第一是坐索，每日到借戶或者保人那方面去嚕嗦，而且向左鄰右里，出示借據，俾衆週知。借戶或保人到那時候以顏面攸關，自然會盡其可能地想法來付他的利息。第二是硬索，引領同黨，擄臂登門，用武力來使借戶或者保人非照數付清利息不可。第三是控索，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歸還。法院判決，完全根據證物，一經宣判，借戶或保人就得照借據所訂立的借額照數償還。那末，一本一利，他已不勞而獲了。

　他們固然不怕借戶或者保人遷居，也不怕借戶或者保人避匿，他們總有方法使借戶或者保人無所遁形，他們總有方法永遠保障他們的利益。原因，他們的黨羽多，勢力大，又有靠山，憑你跑到天之涯，地之角，他終有找到你的一日。至於消息方面，他們尤其靈通，比著名的國際間諜，還要厲害。

　但是，他們也欺善怕惡，如果借戶或者保人方面是比他們更結實，更有力量的話，他們總盡可能地對你和善，客氣，就算利息過期了兩三天或者一星期，也無多大關係，不會惹出甚麽了不起的麻煩來。假使借戶或者保人認某一事件有不敬的地方，向他們橫眉怒目時，他們便得謙虛地賠個不是，請借戶或者保人飲牛乳，喝啤酒。然而，這樣的橫眉怒目，你一爲之，自會得到便宜，若常常如此，他們便帶領黨羽來作較有力的制裁了。總之，他們的目的在永遠保障他們的利益，所以，他們對於借戶是軟硬兼施，恩威並重的。

　「印子錢」，可說僑居中國境內（包括香港而言）的紅頭阿三在做他們的主子的奴才之外的一種唯一的副業。他們並不是每個人都放「印子錢」，但實在可以說他們每個人都有這種副業，因爲當巡捕的以職業的羈絆，沒有空閑隨時調查借戶的可能，自沒有放「印子錢」的機會，但他們可以由各人共同投資多少，組織一個放「印子錢」的公司，交由一個不當巡捕的阿三去經理其事，得到純益，除公積和經理者應得的酬勞之外，他們便按數分派，各得若干，永遠共同分肥，永遠共同合作。

　「印子錢」的借戶，最初全部份是中國人，自帝俄滅亡以後，便加入了羅宋人，聽說還有會說廣東話的西洋人——葡萄牙人。

　等國人創辦的銀行信用小借款普遍化時，常在過大年夜的一部份中國民衆或許可免除紅頭阿三經濟剝削底毒害。





黃炎作

生產建設的指導者

頑皮學生

盧森

媽的，幹麼他頑皮異樣不同，
罵了他底媽，還要咒他老祖宗。
正經教訓他，他却嘻皮鬼臉，
是否瞧我樣兒不嚴重，不威風？
要不是便嫌我肚皮裏沒墨水，
但他偏又「融」字讀到「隔」，「祟」字認到崇：
做手工却細心繪狗變虎的圖，
上圖畫就細意刻鵠類鶩的手工。
叫他寫字，又固執說：「這樣橫橫劃劃，
撇，點，捺，鈎……煩雜不中用！
那及歐西字母只有廿六個，就可湊成。」
我找不及皮鞭，用指頭把他底禿頂
當木魚，在上面敲得骨骨，鼕鼕，
他反轉過臉來問我：「下次敢不敢？
難道你就不是媽媽××生產的，
爲了他人底兒子，把指頭敲得這麼紅腫，
你底媽媽瞧見就不會心疼？」
他瞧我氣得頰痴橄欖，鼻孔作烟通，
又得意地說：「勞你替我絞得那麼輕鬆！」
四十八個字的書跟姓名默錯五十一個，
我便罰他面壁三十分鐘；
叫他受刑，誰料他非常地服從。
他媽的！站不到一刻，已不見影踪，
許多同學吃了他底迷魂似的替守祕密，
哦，原是怕他，怕他像怕天上老雷公！
我找尋，他却是在禮堂中跪着不動，
似乎在咒他底同學個個愚蠢，
咒他底老師沒資格教頑皮學生，
他底媽媽，沒福戴受中華異日主人翁。
我問他：「爲什哥輕你偏愛受重？」
那傻瓜還不曉得聽懂不聽懂，
他叨叨的說：「我是最欽仰孫老同志，
當年還不是跟我一樣的頑皮童？
在父母是個不肖的兒子，
在學校是個淘氣的學生，
在滿清的八卦爐中，他是像齊天
大聖老叔公，擎起一桿棒兒，大鬧天宮，
要不是他超等頑皮，

政治手腕　老紀作

中華那會一統，革命怎會成功!?
再瞧那日本小子，賣弄他底頑皮，
才能稱雄於歐，亞，西東！
誰敢說頑皮不中用，我底拳頭，
先在他胸前鑽一個大窟窿！
或許在他腦袋上點放萬花筒!!
先生，我跟你同樣不吃人屎的，
爲什麼定要和我冰炭不相容？
你料我是弱者——次次拍拍打我不回敬？
是念着跟牛牯鬥力，勝了也不算英雄！
我也有陶淵明那傢伙之風，
一輩子上課，我沒有彎腰：鞠躬，
你只管小覰我棄材，無能無學問！
跟李福林樣兒，學識一句『丟那媽！』
師長，軍長……位置也會路路亨通，
我那時要你敲背，搔癢，吃大屁，
不但不敢咒我媽，眼睛也不敢向我瞪！」
我說：「時候過了，站起！別扃！」
心想：像他這傢伙塗了油嘴脣，
忠義若關紅臉，也難保不投降曹公！
他馬上站起抓了我底胳膊在搖，
說我不公道多罰他五個一分鐘，
死要我找回他作零星的費用。
他瞧我不給，改口要我說：「恕他無罰。」
這齣活劇鬧得旁聽的口兒不能閤成縫。
他不知受鄙夷驅使，許受尊崇感動，
向我作揖說他對師長如何不恭。
爲了這玩意，失去了老陶之風，
拚要我給他五斗米模樣，誰知第二天
大清早虔奉我醇酒兩大盅。
揭示處校長掛他一個大過，
他洋洋自得說我才給他豐功！
在同學前誇他如何比人出衆。
唉，我眞沒法教治這頑皮學生；
但，那些教師害怕他還比我重，
我敢形容，便是司馬懿看見偶像的伏龍。
他對我正經地說：「先生，我不求和于你，
下次我有高興，還要找你交鋒！
——因爲我還得要第二次大戰之功。」
喔，這個英雄，那眞當世無雙！

兒童自由園地



張堉本作(六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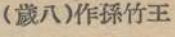


奧特華作(七歲)



劉璧成作(十一歲)

王竹孫



王竹孫作(八歲)



邱行行作(四歲)



曹心韻作(十二歲)



黃筱梅作(十一歲)

社會現象的寓言放大鏡





麥金葉寄自北平





黃渠莊作



錢彬寄自南通



上海的直覺

廖冰兄

從小都市的廣州到大都市的上海的人，雖則看見一些人家認爲平常的事，也會感到新奇。于此偌大的喧鬧場合裏，用短促的時間觀察，僅能得一些不完整的直覺印象而已。

在吳淞口望去，崇高的建築物下：

「嗱，誰說中國軍艦、堂皇！」

「看嚇，那不是航空母艦嗎！」

「飛機多着呢！一，二，三，四，四……」

「看清楚點，那一艘上面掛着青天白日旗的旗幟？」

兩個世紀的交響曲：

廿一世紀的十七層建築物中，夾着一所小小的紅色廟堂，——在大馬路（南京路）。

一九三五年流綫型汽車的行列中，竟有原始式的車輪木車來往。

「可要唱嗎？先生。」還未答應，她們已經唱起來，那調子使人癲了肉麻。

肉絲麵一碗三毛，小賬半毛。賣曲女孩們要一隻角子，這一頓晚點，便要半隻洋錢，這不還是一家低級的食店。

「嘩—呀呀—」

「哈哈哈！」

「……」

藍布衣的汗臭羣中，擠着兩個女人，聽說她們的生涯，都是乾淨的。

—在大都市的晚上：

颯着，飄着，天韻舞似的，馬路上的「大廉價」布招！舞票一元九張，一元十張，舞場是一個多麼潔淨的場合？天韻樓門劵一毛兩張，一毛錢，可以帶了老婆和孩子去享樂半天，先施，永安，大世界：這許多許多都在競爭着。

泡水館兼做茶館子，在廣州是沒有的，一個低矮的小店子，十來張灰色的木櫈椅，坐着灰色的一羣，他們在談着他們的事。

想不到炫耀的大都市中有這些灰暗的場所。

漫不經意



強盜：說出來！你的錢放在那里？
主人：在我身上的衣袋里。

李克農作



妻：昨晚我們在跳舞會中，一些興味也沒有，所以我先自回來睡覺了。
夫：可是你一走之後，我的興味就來了。

丁深作



妻：我寫信給爸爸，請他要一百塊錢。
夫：那麼你請他要一百三十元罷，扣三十元作爲我們送他壽禮！

劉連生作



女客：進來的時候須先敲門，不然人家換衣裳的時候怎麼辦呢？
侍役：不要緊　我進來之前總先在鑰匙眼里看過的！

林家春作



『墮胎新術』北平東城某女學校，學生因有孕，而體育先生謂係胖病，每日命在操場上跑六圈。結果，是夜在宿舍內流產。該校嚴守祕密，禁止學生流傳。

劉源熙作

電話里的聲音：我能即刻見你一面嗎？

郁彥作

編後記

背，有進　無丼糨　者力何上是界的把還方興，因仍下責者者者丨新取眼本稿
割不時去　論且嘗　的量準，看正實腦顯面壓反爲能，，。（三）（二）（一）的未光刊件
愛些間，許如要，這利由可雖重到，筋出努也而常夠化使估經，用的上
的，件一多何毫新一益進以然有我讀甚我方淡把看滿去他還爲爲爲假發　顧次
一我的點預對不讀明上取威　事見者最們亦下實類是大雖因本其其。現利誠望登
定們稿不告將客者特着的務視　紛會的在未去貴同他岸然了刊他他我勇一遊
要對件的訓氣作大想，聽　的雜看絞用免。光成的二在我歷報雜們美敢態其一
陸好先什題是的者號吧壓但　進的不，全太所陰無讀毛經們來紙論所質的度原節
續的去麼材欲指盡成丨者願關　展地出力副苛以耗意書買濟要所所所需，精，文「
地稿滿，這接滿最續　，有一一步嗎氣精了要貸　態一向未不不要一神　如本
刊件了實期受，的的　多自句個，？十神一求不的，本雜讀曾能敢的一，審下刊
載，地在登的我抓壞　爲信成集我漫二的些作少東不書情者發發發是作來慎：徵
。不位給不。們，處　讀的語點們盡分幹，者，西致，形貧表表表丨重求時「求

時代漫畫

第廿二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叁肆零柒號

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

本期特大號

每冊三角

主編　魯少飛

發行人　章仲梅

出版　上海時代圖書公司

定報價目

冊數	國內	國外
全年十二冊	二元四角	四元
半年六冊	一元二角	二元

寄費在內　郵票代洋九五折實

日本台灣朝鮮作國內算　香港澳門作國外算

編輯所　上海福州路三〇〇號電話九二〇三一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〇〇號電話九二〇三一

MODERN SKETCH
Published bs The
SHANGHAI
MODERN PUBLICATIONS, LTD.
300 Foochow Road Shanghai.



肺形草
療肺聖藥
主治
多年肺癆
新久咳嗽
吐血咯血
潮熱盜汗
每服二元每打廿元
詳細說明函索即寄
上海石路新昔慶里
天濟醫室發行
謹防假冒

三星牙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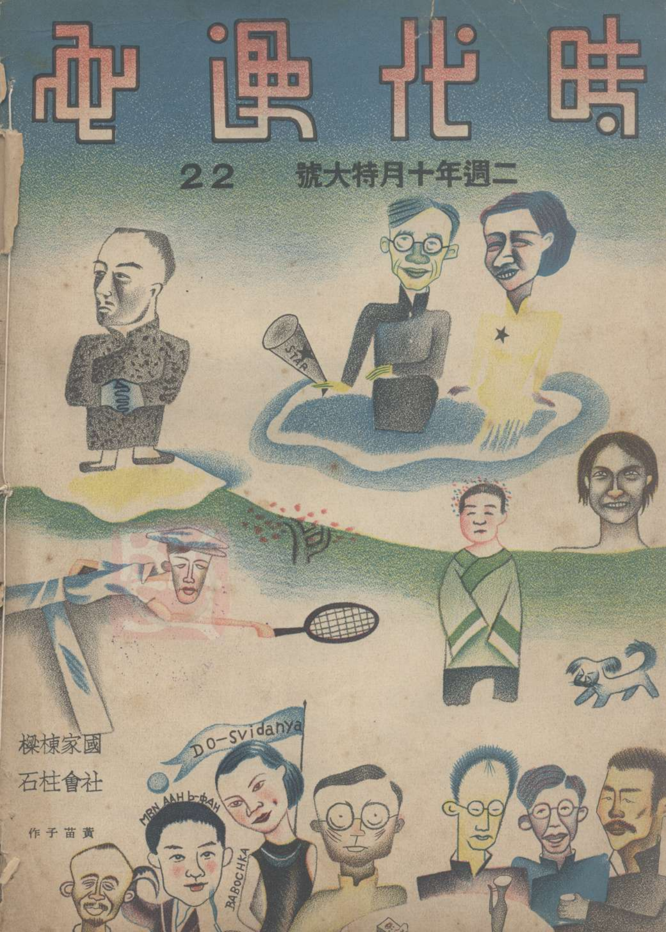
風行全國
大衆歡迎

上海中國化學工業社出品








時代漫畫
二週年十月特大號
22
STAR
DO-svidanya
BABOCHKA
國家棟樑
社會柱石
黃苗子作